



永泰黃士恆著
閩侯郭文華著

前漢演義

第三冊

商務印書館印行



前

義(下編)

十八回 誣大臣延壽被誅 輕丞相望之失寵

話說

長倩本東海蘭陵人。遷居杜陵。世代種田爲生。到

了望

少好學。被選送入太常受業。學問精博。儒生都甚拜

服。是

軍霍光秉政。丙吉爲大將軍長史。素與望之相得。遂

向霍

望之及王仲翁等數人。並是儒生。霍光傳令一同入

見。望之與仲翁等聞命俱到大將軍府中。早有吏人走上前來。便

欲動手搜檢。原來霍光自因上官桀蓋長公主謀反發覺之後。心

中常恐被人暗算。出入皆隨帶軍隊。嚴加防備。每遇吏民進見。先

須除去刀劍。解脫衣服。一旁一個吏人。左右挾住。將渾身上下一

律搜查。確無他物。方准入內相見。當日蕭望之同著王仲翁等數

人。不知此種規矩。見吏人如此舉動。心中不解。問其原因。吏人一

一告知。王仲翁等既到此間。無可奈何。只得強忍羞恥。當著衆人。赤身露體。任他搜索。只有蕭望之聽說。不覺怒氣衝天。厲聲道。若要如此。我實不願入見。說罷。將袖一拂。便欲轉身走出。吏人見了。卻不肯讓他出外。隨後趕上一把拖住。蕭望之執意要去。吏人一定不放。彼此爭執起來。正在難解難分之際。卻好霍光在內。聞得外面喧嚷之聲。問知原由。便遣人傳語望之。免搜。令其隨同衆人入見。望之一見霍光。便說道。將軍積功累德。輔佐幼主。將欲宣布大化。於太平。是以天下之士。無不仰慕。爭圖效力。今來見者皆搜索。恐非周公吐哺握髮敬禮賢士之意。霍光聽了。默然一人退去。霍光盡補王仲翁等爲大將軍史。獨望之。一人。用。之方以射策甲科得爲郎官。補小苑東門候。守官門此

時王仲翁得霍光提拔。官至光祿大夫給事中。比起望之。貴賤如同霄壤。一日王仲翁行至小苑東門下車。有許多蒼頭廬兒。皆官名簇擁著仲翁入得門來。但聽得前後傳呼之聲。甚是熱鬧。望之正在看守此門。見仲翁到了。也並不以爲意。仲翁無心中偶然看見望之。便回顧一眼說道。汝不肯碌碌隨衆。何故反來守門。望之答道。各從其志而已。後御史大夫魏相補望之爲屬官。調大行治禮丞。其時霍光已死。霍禹復爲大司馬。其兄子霍山領尙書事。親屬皆爲宿衛內侍。適地節三年夏日。京師大雹。望之上疏。願得進見。口陳災異。宣帝在民間久聞望之之名。至是見疏。因說道。此是東海蕭生耶。乃命少府宋畸面加詢問。望之對言。天降大雹。陰陽不和。乃是大臣專政之害。宣帝心忌霍氏。聞奏正合其意。卽拜望之爲謁者。遷諫大夫。及霍氏謀反族誅。望之愈見信任。遂得署理少

府。宣帝見望之明於經術。生性持重。議論通達。可任宰相。意欲試以政事。遂拜爲左馮翊。左馮翊爲三輔之一。依當時官制。亦得與九卿並列。但論起官階。終在九卿之下。望之已爲少府。位列九卿。今忽出爲左馮翊。不啻降官。望之心疑自己不合帝意。於是稱病辭職。宣帝聞知。卽遣侍中金安上傳語望之。告以己意。望之聞命。卽出視事。望之爲左馮翊三年。頗得稱譽。宣帝召拜大鴻臚。到了神爵三年。丞相魏相身死。丙吉爲相。望之遂代丙吉爲御史大夫。正當此時。韓延壽由東郡太守移爲左馮翊。韓延壽爲左馮翊三年。深得民心。名譽大著。他平日與望之本無仇隙。只因二人先後同爲左馮翊。延壽在望之之後。名譽反駕其上。望之相形見絀。未免心生忌嫉。偏又有一常侍謁者來向望之告說。延壽前在東郡。糜費官錢千餘萬。望之見說甚喜。便想借此

治倒延壽。遂來見丞相丙吉。告知此事。意欲遣人究問。丙吉平日待人寬恕。又見延壽乃是有名能吏。尤宜加意保全。因答道。此事已經大赦。不須究問。望之仍不肯放手。恰值有御史將往東郡查訪案件。望之便囑御史一併查明。事爲延壽所聞。心中憤恨。卻因望之曾爲左馮翊。也想搜尋望之過失。以爲抵制。便分遣屬吏查檢望之在任時舊案。果然查出廩犧廩管管犧管藏犧管養性穀官錢虧空百餘萬。延壽便將廩犧吏拏問。用刑拷打。迫令供認與望之通同作弊。廩犧吏受不起刑法。只得自認與望之同謀侵吞。延壽得供。便想先發制人。遂劾奏蕭望之侵吞官款。一面移文殿門禁止望之入宮。望之大怒。自向宣帝奏稱。臣職總領天下。聞有事故。不敢不問。今被延壽誣告。意存挾制。宣帝見奏。覺得延壽無理。但彼此互訐。誰是誰非。必須查明。遂飭有司。各就所劾之事。澈底究辦。

有司奉了宣帝之命。將延壽劾奏望之案件。提訊明白。望之並無虧空官錢之事。有司遂據實奏聞宣帝。又值望之遣往東郡。御史事畢回京。查明延壽前在東郡任內。校閱馬兵。僭用種種儀仗服飾。又私取官中錢帛。借與充當徭役吏民。並修造車馬甲仗。計款三百萬以上。望之得了此種憑據。遂劾奏延壽奢僭不道。並自稱前被延壽劾奏。今復舉發延壽之罪。天下臣民。必以臣爲懷有不正之心。冤屈延壽。請將此事交與丞相中二千石博士議之。宣帝依奏令公卿會議。衆人皆言延壽前既不法。後又誣奏掌法大臣。欲圖解免己罪。狡猾不道。罪應斬首。宣帝平日辦事認真。最惡欺詐。見奏大怒。立卽批准。到了行刑之日。延壽身坐囚車。官吏等押送前往渭城。原來漢時向例。殺戮大臣。多在渭城行刑。早有左馮翊所轄吏民數千人。聞知延壽被戮。都來相送。各人手中攜著酒

肴。簇擁而至。押送官吏。阻止不住。大眾奔到上前。圍住車邊兩旁。爭先獻上酒肴。勸延壽飲食。延壽卻不過衆人情面。便每人飲他一杯酒。合計起來。已飲了一石餘。遂使一班屬吏。向著衆人謝道。有勞諸君辛苦遠送。延壽雖死。亦無所恨。大眾聞說。皆爲流涕。延壽有三子。皆爲郎吏。延壽臨刑之際。喚到三子。近前說道。汝等當以我爲戒。勿爲官吏。三子果遵父命。竟辭去官職。終身不仕。蕭望之見韓延壽已死。心中自然得意。此時丙吉爲相。宣帝甚加敬重。望之意中。卻輕看丙吉。照例朝會奏事。御史大夫立處。應比丞相稍後。又丞相有病。御史大夫當往問病。望之每當朝會。常與丙吉並立。遇有議事。意見不合。望之便當面譏諷。丙吉道。君侯年紀雖老。安能爲我之父。我實不能從命。丙吉一笑置之。衆人卻都爲丙吉不平。丙吉年老多病。病時望之又不肯前往看視。丙吉亦

不計較。旁有丞相司直音延壽見了大怒。便想劾奏望之。又因望之得寵宣帝。未敢輕動。到了五鳳二年春正月。望之向宣帝奏稱。現在百姓尙多窮困。盜賊亦未止息。大抵三公不得其人。則三光爲之不明。今歲首日月少光。咎在臣等不能稱職。宣帝見奏。心知望之意指丙吉。乃命侍中金安上等詰問望之。望之免冠對答。宣帝由此不悅。於是丞相司直音延壽見望之有隙可乘。並查得望之私使屬官料理家事。又其妻出行。望之卻令少史屬御史頭戴法冠。在前引路。且遣屬吏買賣貨物。私得利益十萬餘錢。延壽打聽明白。一并上書舉發。宣帝遂將望之降爲太子太傅。拜黃霸爲御史大夫。

黃霸自由京兆尹卸事。再任潁川。統計前後。已有八年。潁川一郡愈加治理。其時天下無事。各郡國時有報告。說是鳳凰神爵。

來集。潁川地方發見祥瑞尤多。宣帝心想黃霸終是好官。神爵四年夏四月。下詔褒揚黃霸治績。賜爵關內侯。又過一年。宣帝改元爲五鳳元年。召黃霸入京。拜太子太傅。至是蕭望之被劾貶官。黃霸遂代爲御史大夫。

讀者試想黃霸兩任潁川。官聲都是極好。何以不能治理京兆。反讓張敞出色。張敞在京兆尹任內九年。宣帝不加升擢。轉將黃霸擢爲三公。後來班固著漢書黃霸得列循吏傳內。張敞竟然無分。此是何故。須知黃霸是個循吏。張敞卻不過是個能吏。能吏與循吏區別之處。在於居心不同。所以作用各別。爲循吏者。惟以愛民爲心。從根本上著眼。務在養民教民。移風易俗。能吏則但求地方安靜。諸事妥辦。專用法令刑罰。使民服從而已。所以遇著民風欺詐政事煩劇地方。欲求速效。能吏反較循吏易於見功。但此種治

標方法。不過一時有效。且多流於苛刻。小民不免有受其害者。故能吏若可比循吏。則一班酷吏多有材能。也可算是能吏了。閒言少叙。當日黃霸在潁川任內。得受宣帝褒揚。賜爵關內侯。信息傳到各處。卻驚動潁郡一位太守。此人是個酷吏。聞信之下。心中十分不服。欲知此人是誰。且聽下回分解。

第四百四十九回 屠伯酷法治河南 嚴嫗賢名表東海

話說當日潁川潁郡卻有一個酷吏。即河南太守嚴延年是也。嚴延年自從前次劾奏霍光專擅廢立。又劾田延年。卻被有司奉承。霍光意思。坐以容納犯人之罪。延年脫身逃走。藏匿他處。直至本始四年遇赦。始得出頭。時韋賢爲丞相。魏相爲御史大夫。久聞嚴延年之名。下書召之。兩處徵書同日到來。延年因御史大夫書先到。遂往御史府爲屬吏。一日宣帝見其名字。記得延年前曾劾奏

霍光因此賞識在心。遂拜延年爲平陵令。延年到任不久。卽因妄殺無罪之人。被參免職。後又爲丞相屬吏。擢好畤令。從征西羌。以軍功擢涿郡太守。時涿郡連任太守皆不稱職。遂有土豪畢野白等擾亂地方。目無法紀。又有大姓高氏分居東西兩處。時人呼爲西高氏與東高氏。東西兩高恃著自己族大人衆。武斷鄉曲。違抗官府。郡吏以下皆畏避之。不敢觸忤。都說情願得罪太守。不敢得罪豪家。由是兩高氏愈加橫行。竟收養許多亡命無賴之人。縱其出爲盜賊。每遇盜案發生。官府指名捕拏。犯案之人。便一律逃入高氏。吏役不敢追問。由此盜賊日多一日。道路行人。皆須張弓拔刀。方敢行走。其亂象也可想見。

嚴延年到了涿郡。接任之後。卽遣屬吏蠡吾人趙繡查辦高氏。趙繡奉命查明高氏首惡諸人種種不法。應得死罪。照例當按其事

實擬定罪名。趙繡因見嚴延年新來接任。不知他爲人如何。便擬定兩種辦法。一輕一重。先將輕者提出。試探延年意思。若是延年神色不對。便再提出第二辦法。趙繡想定主意。遂來回報延年。延年早料趙繡意思。要想借他示威。一見趙繡所擬辦法太輕。勃然大怒。喝令左右就他懷中搜索。果然搜出第二辦法。延年卽命將趙繡收拏下獄。次日一早。便綁赴市曹殺死。說他舞文弄法。任意輕重。屬吏見了。不覺股戰。延年更遣屬吏分頭考按兩高。所有奸謀。盡皆發露。延年按名捕拏。分別定罪。兩高氏被誅殺者數十人。於是一郡震恐。道不拾遺。延年在郡三年。宣帝遷爲河南太守。賜黃金二十斤。

嚴延年爲人短小精悍。辦事敏捷。尤善爲判詞。自由涿郡移到河南。河南人久已聞其利害。豪家巨族。無不斂跡。野無盜賊。威震旁

郡延年爲治務在抑強扶弱。貧弱之人。雖然犯法。必設法將他脫罪。其豪傑侵害小民者。雖所犯輕微。亦必羅織成罪。又所辦之案。往往出人意外。大衆皆以爲此人當死者。延年忽然一旦將其放出。衆人所謂當生者。延年偏要致之死地。看他所下判詞。卻又精確老當。不能翻案。吏民無從揣測延年意思。俱各謹慎。不敢犯禁。延年對於盡心辦事之屬吏。待之有如骨肉。屬吏皆願爲之盡力。以此下情無不周知。但是生性疾惡太過。辦案大抵從嚴。所欲誅殺者。親自做成奏章。由驛發遞。縱使親信屬吏。亦不與聞。及得朝廷批准。卽日行刑。人皆驚其神速。每到冬月。盡將各屬縣死囚遞解到府。一齊正法。血流數里。河南人將嚴延年起個綽號。號爲屠伯。

當日張敞正爲京兆尹。素與延年交好。二人爲政。雖一律尙嚴。然

張敞尚不及延年之酷。如今聞說延年用刑過刻。遂作書勸其稍緩誅罰。延年自矜其能。不肯聽從。過了一時。適值左馮翊缺出。宣帝憶及嚴延年。欲用爲左馮翊。已發符往召。又想到延年雖有材幹。卻得嚴酷之名。遂卽收回成命。以韓延壽爲左馮翊。此事傳到延年耳中。他官興正在勃勃。一聞信息。十分懊喪。暗想此必有人從中破壞。又想起破壞者必是少府梁丘賀。因此心恨梁丘賀。一日延年閒坐郡署。鬱鬱不樂。忽報朝廷有詔賜潁川太守黃霸爵。關內侯金二十斤。延年聽說心中不服。原來延年素來看輕黃霸。如今同爲太守。河南又與潁川爲隣郡。二人爲政。一寬一嚴。地方俱各安靜。在延年自以爲治績甚高。應得朝廷褒獎。誰知卻被黃霸占先。因此心懷怨望。恰值河南界內發見蝗蟲。府丞狐義出外巡視一番。回見延年。延年問道。潁川有無蝗蟲。狐義答道。無有。

延年心想潁川與我接境。何以獨無蝗蟲。想是隱匿不報。卻屢說鳳凰下降。博取爵賞。因此愈思愈覺不平。遂說道。此蝗豈被鳳凰食耶。狐義又說大司農耿壽昌議創設常年倉。以利百姓。延年滿腹牢騷。聞言便信口說道。丞相御史不知爲此。早應避位讓賢。壽昌豈得專擅此事。狐義聽說。莫名其妙。只得諾諾退去。又一日延年與郡丞狐義並坐閒談。說起瑯琊太守因病請假。滿三個月。朝廷照例將他免官。此本尋常之事。誰知延年別有感觸。竟想到自己被了嚴酷之名。朝廷必不能擢用。便對狐義道。此人尙能去官。我反不能去耶。狐義知他心中怨恨。不敢多言。延年一腔怨氣。正在無處發洩。卻又遇著忤意之事。先是延年曾保薦一個獄史。說他辦事清廉。後其人竟犯贓罪。但所得之贓。並未入己。延年卻因此受累。說是選舉不實。因此貶秩。延年聞信。愈

加氣憤。不覺冷笑道。似此牽連受罰。後來更有何人敢出頭保薦人才。此時狐義在旁。又被他聽得此語。說起狐義本與嚴延年同爲丞相屬吏。如今卻爲延年屬官。延年念起舊日同事之情。甚加厚待。又不時贈他錢物。把他當作至交。所有言語。並無忌避。以爲他斷不至漏洩於外。誰知狐義年紀已老。心思昏亂。平日見延年誅罰甚嚴。心生畏懼。惟恐遭其毒手。延年待他愈厚。他心中愈恐。凡人憂慮到了極點。往往發狂。何況狐義本已老邁。精神恍惚。如今一急便急出精神病來。滿心只疑延年設計害己。一意欲爲抵制。卻又想不出方法。因取出蓍草親自恭敬筮了一卦。子細一看。那卦象甚是不好。依理斷來。不久當死。狐義見了大喫一驚。心想必是延年與他作對。如今如何是好。因此長日忽忽不樂。一日猛然記起嚴延年幾次與他所說言語。皆犯朝廷忌諱。我今何不先

發制人。同是一死。也可免得罪名。狐義想定主意。便告假起程。前往長安而去。

狐義到了長安。便悄悄寫成一書。將延年種種劣迹。列出罪名十種。做成奏章。詣闕奏聞。奏章既上。狐義便就館舍中服藥自盡。見得自己所言並無欺誑。宣帝得書。卽飭御史丞查驗。果然有此數次言語。有司乃擬定延年罪名。說他誹謗政治。怨望不道。罪該棄市。宣帝批准。於是延年竟被誅死。

讀者試想嚴延年與狐義所說言語。論理原無甚大罪。只因漢時自張湯定有腹誹之律。於是臣民之中。往往因言語不慎。便遭刑戮。而延年之死。出於狐義告發。尤爲冤枉。若使狐義不患精神病。也斷不至出頭告發。延年又何至於死。但是延年用刑過嚴。被他殺戮者。其中不無冤枉。一念慘刻。有傷天和。此便是他取死之道。

所以鬼使神差。弄出狐義來。陷之於死。先是延年本有老母。一向住在東海郡家中。延年未死之前。有一年適到冬天。其母憶起延年。許久不見。心中也覺思念。便想到河南郡署住過臘節。以便母子相聚一番。原來臘節卽係陰曆十二月初八日。臘本祭名。論起來。不過是冬日祭神之名。但當日風俗。係於臘節次日。彼此慶賀。相聚飲食。稱爲小歲。民間看得臘節甚重。儼同新年一般。所以嚴延年之母欲趁臘節來看延年。一路行來。到了河南郡治雒陽縣。卻值延年趕著冬月聚集各屬縣犯人押赴法場處決。其母乘車正由此處經過。但見赭衣滿路。鐵索銀鐺。望去也不知多少。又見犯人家屬男男女女。東一起。西一起。前來活祭。痛哭之聲。震天動地。其母初見大驚。問知詳情。不覺大怒。將來時一團高興。化爲冰冷。不願與延年相見。本欲驅車回去。但因一路遠來。車馬勞頓。旣

到此間。只好暫行休息。遂亦不往郡署。只在都亭住下。早有人知得消息。報與延年。延年便親到都亭來見其母。其母聞說延年



年到來。怒氣勃勃。便命關上閣門。不准入內。延年走入都亭。見雙扉緊閉。心中驚訝。又聞內中傳出言語。說是其母不與相見。延年心想母親初來。何事發怒。也不知何人將他觸犯。以致連我都拒絕不見。一時摸不出頭腦。只得朝著閣門。雙膝跪下。免冠叩頭。停了良久。其母見延年陪盡小心。方命開門放入。延年行到其母面前。俯伏請罪。其母高聲責道。汝幸得爲郡守。專治千里。不聞施行教化。保全愚民。反逞刑罰。多行殺戮。欲以立威。豈是爲民父母之道。延年聽了。方知其母發怒之原因。只得連連叩頭服罪。並懇其母前往郡署。其母先尙不許。後因延年再三求請。方始應允。延年請母登車。親自執鞭御車。到了郡署。不過數日。已是臘節。當日祭神已畢。其母便收拾行裝。起程回去東海。延年留過小歲。其母執意不肯。臨行對延年道。天道神明。人命關天。豈能任汝妄殺。我不

意年紀已老。反看強壯之子受刑而死。如今別無他言。惟有離汝東歸。掃除墓地而已。延年聽其母言語。心中不信。暗想我好好在此爲官。並無犯事。何至被殺。母親未免過慮。其母回到東海。見了宗族人等。告知自己言語。衆人聽了。半疑半信。不過年餘。延年果受死刑。東海之人皆稱其母賢而有智。先是延年兄弟五人。一母所生。皆有材能。並至大官。延年居長。次弟嚴彭祖。官至太子太傅。東海人因嚴氏兄弟五人同爲二千石。故號其母爲萬石嚴嫗。當日延年旣死。黃霸遂擢爲御史大夫。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回 問牛喘解調陰陽 覩鵝來誤認祥瑞

話說宣帝五鳳二年。御史大夫蕭望之。貶爲太子太傅。黃霸擢爲御史大夫。過了一年。丞相丙吉病死。黃霸遂代丙吉爲丞相。說起

丙吉本與黃霸皆從小吏出身。黃霸既從夏侯霸學習書經。丙吉亦請儒生教授詩禮。通曉大義。自從繼魏相爲丞相。因見宣帝辦事認真。魏相用法甚嚴。遂一切務從寬大。以救其弊。每遇相府掾史有犯贓或不稱職者。事已發覺。丙吉卻置之不問。但對於犯事之吏。給予長假。算是無形之中。將其免職。有人見了。便對丙吉進諫道。君侯身爲漢相。任聽姦吏營私舞弊。並不查究。小人正好遂其心願。無所懲儆。殊非善策。丙吉答道。三公府中竟出有查辦屬吏之事。傳到外面。未免不雅。所以我不肯爲。其人無言而退。

丙吉生性又喜替人隱惡揚善。他有一個御車之吏。平日嗜酒懶惰。往往拋棄職務。私自出外游蕩。丙吉卻並不加責備。一日御吏飲得大醉。伏在丙吉車上嘔吐。連車中之茵車中都被汗壞。該管西曹吏將情告知丙吉。請將御吏斥退。丙吉聽了。從容說道。因爲

醉飽之失。便加斥退。使此人何處容身。西曹姑且忍耐。論起來不
過汗了丞相車茵。並無大事。西曹吏見丙吉如此寬洪大量。心中
也覺佩服。那御史酒醒之後。自料必遭責罰。誰知丙吉竟不問起。
似乎不知此事一般。御史也覺疑惑。後來查訪旁人。方聞得丙吉
言語。心中十分感激。便欲圖報。他本是邊郡人。對於塞外情形甚
熟。一日偶然出外。無意中遇見一人乘馬。如飛到來。仔細一看。乃
是驛騎。又見他手中持有紅白色之囊。不覺猛省道。此定是邊郡
告急文書到了。不管他。且隨同前往探個消息。
御史隨著驛騎。一直到了公車門。方纔止住。驛騎下馬走入。御史
也就隨進。但見驛騎向囊中取出文書。交與公車令。口中說道。現
在胡虜侵入雲中代郡。茲有告急文書。前來求救。御史在旁聽得
清楚。心想此事丞相尙未之知。若使主上召問。未作準備。如何對

答。必須速行告知。於是拔起足逕奔相府而來。一路足不停步。不消片刻。到了相府。御吏走得氣喘汗流。此時也顧不得。便逕到內邊來見丙吉。告知此事。又說道。此次胡虜所入之郡。其太守丞尉等或恐有老病不任兵馬之人。似宜豫先查看。丙吉聞言稱善。遂急召東曹查明雲中代郡現任官吏姓名年歲履歷。正在查看尙未完畢。宣帝已遣使來召丞相及御史大夫入朝商議要政。丙吉聞命。料知必爲此事。急行查畢。命駕入朝。此時御史大夫蕭望之也就到了。二人一同入見宣帝。宣帝果問起雲中代郡二處官吏。丙吉早已預備。立將兩處官吏姓名履歷詳細說出。蕭望之未曾留意。一時被問。不覺茫然。勉強記得一二姓名。其餘對答不出。宣帝遂向丙吉著實嘉獎。說他留心邊事。勤於職守。蕭望之平日輕看丙吉。此時不能對答。竟遭宣帝責備。羞慚滿面。丙吉回到相府。

想起此事。全虧御吏之力。因對屬吏嘆息道。若我不先聞御吏之言。安能得主上褒美。可見凡人各有所長。皆當寬容待遇。一班屬吏聞言。愈服丙吉之賢。

一日丙吉因事出門。照例丞相出行。有人在前清道。丙吉行至半途。忽見前面有許多人七顛八倒。橫在路上。連清道之人。都無如之何。原來一衆人民。不知因何事故。在此鬪毆一場。各自散去。只餘傷亡之人。倒臥在地。聽候官府來驗。丙吉車過其地。見此情形。並不開言一問。一班隨從掾史。暗想輦轂之下。青天白日。出此械鬪案件。也算是重大事情。何以丞相遇見。卻並不過問。各人心中。均自疑惑不解。

丙吉又前行到了一處。卻遇見一人在前逐牛。那牛被逐行急。氣喘吁吁。不時吐舌。丙吉一眼看見。便命將車停住。立喚其人到來。

問道。汝驅逐此牛。已行幾多里路。其人對說行過若干里。丙吉無言。命其退去。掾史等見丙吉。先前對於殺人。一毫不管。如今卻平空問起無關緊要之事。愈覺奇怪。回到相府之後。大眾背



後擬議。都說丞相前後失問。便有人將此語來問丙吉。說他問事輕重倒置。丙吉答道。汝等有所不知。人民械鬪殺傷。自有長安令京兆尹管理。此是地方官專責。到了年終。丞相察看成績。分別優劣。奏行賞罰而已。宰相不親細事。不應在道路上動問。所以置之不理。現值春時。少陽當令。天氣不應大熱。吾見牛喘。恐其行路不多。因熱發喘。便是時氣不和。慮有傷害。三公職在調和陰陽。此正吾當管之事。是以問之。掾史聞言。方纔拜服。都道丙吉能知大體。到了五鳳三年春。丙吉得病漸漸沉重。宣帝親臨視疾。見其病重。知必不起。便問道。君若有不諱。誰人可以自代。丙吉辭謝道。羣臣品行才能。皆主上所深悉。臣愚不知誰是。宣帝再三請問。丙吉方頓首說道。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通曉故事。廷尉于定國。執法公平。天下不冤。太僕陳萬年。事後母甚孝。爲人謹厚。此三人材

能皆在臣之上。唯主上察之。宣帝聞言。點首稱善。未幾丙吉死。朝廷賜諡定侯。後人以丙吉與魏相並稱爲魏丙。讀史者論漢之賢相。前有蕭曹。後有魏丙。魏相以嚴。丙吉以寬。宣帝號爲中興。實得二人之力。清謝啟昆有詩詠丙吉道。

文成病已立公孫。襁褓誰爲叩九關。能護獄中天子氣。不言廷尉故時恩。行人牛喘傷宜問。丞相車茵污勿論。奪爵後來復關內。長安士伍至公存。

丙吉既死。宣帝遂拜黃霸爲丞相。又憶起丙吉臨終之言。下詔往召西河太守杜延年。欲命爲御史大夫。說起杜延年。前爲九卿已十餘年。宣帝因係霍光之黨。出爲外郡太守。如今年老。聞詔便乞致仕。宣帝許之。乃以廷尉于定國爲御史大夫。

黃霸既爲丞相。號令風采。不及魏相丙吉。原來黃霸材能長於治

郡。卻非宰相之器。所以爲相數年。功業名望。反不及往日之盛。中間且鬧出一段笑話來。當日各郡國派遣守丞丞卽郡等齎持簿籍。前來上計。黃霸照例出坐庭上。問以百姓疾苦。正當此時。忽來一個異雀。飛集丞相府中。大衆盡見。黃霸便問衆人。此是何鳥。衆人皆言不知。黃霸便擬上書奏聞宣帝。書中說道。臣問各郡國上計守丞。令其將興利除害之事。逐條列舉。守丞以次上前對答。皇天報應。感下神雀等語。黃霸修成表章。方欲進上。誰知一場高興。忽又成空。原來此雀並非何等神鳥。乃是京兆尹張敞家所養之物。名爲鷓鴣雀。其形似雉。出於羌中。黃霸素來不識。驚以爲神。其實上計之邊吏。多識之者。只因黃霸不識。遂都假言不知。黃霸竟以爲神。且欲上奏。一班郡國官吏。心中都竊笑丞相爲人。雖然仁厚。有智略。但是頗信怪異。直至張敞家中發覺鷓鴣雀逃走。追蹤尋到相

府黃霸方知此是鷓鴣雀。且係由張敞家中來者。急將奏章作廢。但此事已傳到張敞耳中。張敞便將黃霸誤認神雀意欲上奏之事。一一奏聞宣帝。且說臣非敢毀謗丞相。但恐各郡國守丞逢迎丞相之意。妄言治績。有名無實。此風一開。所關非細。宣帝見張敞之奏。甚是合意。遂召集上計官吏。命侍中依照張敞言語戒飭一番。黃霸聽了。心中甚是慚愧。過了一時。黃霸又向宣帝舉薦侍中史高可爲太尉。說起史高本宣帝祖母史良娣之兄史恭之子。算是外戚。又與宣帝有恩。封樂陵侯。甚見親重。宣帝得奏。明知黃霸所薦甚是。但他爲人也如武帝。必欲恩自己出。乃遣尙書召到黃霸詰問道。太尉之官久罷。向例以丞相兼任意。在偃武修文。設使國家有變。邊境多事。左右之臣。皆是將帥。俟到其時。朕自任命。至侍中樂陵侯史高。帷幄近臣。

朕所深知。君何越職而舉之。可卽明白回奏。黃霸被責。只得免冠謝罪。從此不敢更向宣帝陳請他事。

黃霸爲相五年。於甘露三年身死。謚爲定侯。先是黃霸少時爲陽夏游徼。一日偶與一有名相士同車而出。於路遇見一個女子。相士將女子端詳良久。便對黃霸道。依理此女將來定當富貴。若我所說不驗。便是古來遺傳之一切相書。都應作廢了。黃霸聽相士說得千真萬確。也覺心動。便留心訪問此女姓氏家世。原來卻是同里一個巫家之女。說起巫家在當日看得甚賤。黃霸此際也不管門戶能否相對。深信相士之言。居然娶之爲妻。後來黃霸爲相。此女竟爲宰相夫人。相士之言。居然靈驗。見論衡骨相篇黃霸死後。子孫嗣爵直至王莽時始絕。此外子孫爲二千石者。尙有五六人。可見循吏自有善報。清謝啓昆有詩詠黃霸道。

所居民樂去民思。入穀爲郎未可譏。吏食郵亭烏欲攫。人言相府鷗初飛。逢迎未遣病丞去。富貴無忘巫女歸。治郡功名後來損。循良漢代史中稀。

黃霸旣死。宣帝遂以于定國爲丞相。陳萬年爲御史大夫。此時卻值匈奴呼韓邪單于來朝。宣帝對於匈奴並未大用武力。誰知匈奴情形與昔大異。竟有降服之舉。也算事出意外了。欲知匈奴情形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一回 定車師鄭吉立功 襲罕升武賢獻計

話說匈奴自從本始二年被烏孫及漢兵夾攻之後。人畜死傷無數。由此心怨烏孫。到了本始三年冬。單于自領數萬騎攻擊烏孫。頗有斬獲。正欲班師。忽遇大雪。一日深至丈餘。人民牲畜凍死無數。及至回國。所存人馬之數不及來時十分之一。一個個垂頭喪

氣回到國中。坐未安席。忽報東西北三面皆有敵兵來攻。原來匈奴屬國。北有丁零。東有烏桓。因見匈奴新敗。遂起兵反叛。更有烏孫趁著匈奴退兵。盡起大軍。隨後追殺過來。匈奴出其不意。忽被三國夾攻。人民逃走不及。被殺者數萬人。擄去馬數萬匹。牛羊等不計其數。綜計兩次戰爭。匈奴大受損失。人民死者十分之三。牲畜去其一半。不久壺衍鞬單于身死。其弟代立。是爲虛閭權渠單于。此時匈奴國勢衰弱。不能犯邊。宣帝亦將塞外各城戍卒罷歸。使百姓得以休息。

宣帝見匈奴勢弱。便想取回車師之地。地節二年。乃遣侍郎鄭吉。帶領免刑罪人。前往西域渠犂地方屯田。預備積貯米穀。趁便往攻車師。說起車師自從武帝征和三年。被貳師將軍李廣利遣兵征服之後。一向稱臣。至昭帝時。車師又與匈奴交通。如今車師王

烏貴竟與匈奴結婚。引導匈奴。攔截漢使。故宣帝欲征之。鄭吉奉命到了渠犁。等到秋日收成。得了許多米穀。計算足敷軍食。遂發西域各國之兵萬餘人。並自己所領耕田兵卒一千五百人。共擊車師。連戰皆勝。車師王求救於匈奴。此時匈奴內亂。無暇來救。車師王降漢。又恐匈奴來討。乃輕騎投奔烏孫。鄭吉遂將車師王妻子送往長安。留吏卒三百人在車師耕田。鄭吉自回渠犁。匈奴聞說漢兵占領車師。於是虛闔權渠單于召集諸大臣會議。諸大臣皆言車師土地肥美。接近匈奴。若使漢人得之。墾田積穀。必與我國有害。不可不爭。於是議決遣兵來奪車師。鄭吉聞信。盡起渠犁屯田之兵一千五百人。前往救護。匈奴復遣左大將率領萬餘騎前來接應。鄭吉見胡兵甚盛。自己僅有千餘人。衆寡不敵。只得退入車師城中固守。胡兵將城圍住。攻打數日不能破。只得

退去。左大將臨去之時。就城下對鄭吉道。此地爲單于所必爭。萬不容漢兵在此耕種。鄭吉聞言。仍舊堅守不動。

匈奴攻打車師不下。遂常遣胡騎數千在車師左近往來梭巡。不許漢兵耕種。鄭吉上書宣帝。請添加田卒。宣帝得書。遂與後將軍趙充國商議。擬出兵征討匈奴右地。以絕後患。事下公卿會議。魏相上書諫阻。說是道遠費多。不如罷去。宣帝依言。乃命長羅侯常惠率領張掖酒泉二處馬隊。往迎鄭吉。常惠領兵直出張掖之北千餘里。一路揚威耀武。虛張聲勢。胡騎聞風退去。常惠方入車師。接取鄭吉回到渠犂。并將車師國人民盡數移往渠犂。立其太子軍宿爲王。遂將車師故地棄與匈奴。

匈奴既得車師故地。元康二年。虛閭權渠單于率領十餘萬騎近塞射獵。意欲入寇。適有胡人題除渠堂來降。具報消息。宣帝乃命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統率馬兵四萬分屯緣邊九郡防其來侵。充國奉命領兵到了邊地指揮諸將各領人馬駐紮險要地方布置甚是周密。單于聞說漢兵到來即時退去。充國見邊境無事過了一時也就班師回朝覆命。此時適值光祿大夫義渠安國奉使巡視諸羌行過先零羌部落先零羌酋長便向安國懇求說是所部地方狹小不敷游牧乞朝廷准其不時渡過湟水以北揀那人民未耕荒地牧養牲畜。義渠安國見說也不細察情形便一口應允替他奏聞。宣帝得奏發交廷臣會議。趙充國一見奏章便知道羌人不懷好意遂上書劾奏安國奉使不敬。宣帝依言遂不准羌人之請。原來羌人自從武帝元鼎六年與匈奴連合圍攻令居枹罕武帝發兵征服盡將羌人驅到湟水以南置護羌校尉以管之。羌人遂與匈奴離隔不得交通。至是匈奴又遣人繞道到了羌中。

引誘先零羌令其叛漢。先零酋長被其誘惑。故託詞欲渡湟水。以便與匈奴結合。雖經宣帝駁斥不准。羌人卻藉口安國允許。從此犯禁。常遣大隊渡過湟水。地方官不能阻止。

到了元康三年。先零酋長預備叛漢。遂與諸羌酋長二百餘人。解仇和好。同結盟約。宣帝聞知。便召趙充國問之。充國對道。從前西羌反時。亦先和好結約。當征和時。臣聞匈奴曾遣人通告諸羌道。羌人事漢。何等勞苦。若肯叛漢。我當相助。又張液酒泉二郡。本是我地。今被漢人占領。不如合兵夾擊。取還其地。可以居住。由此觀之。匈奴久欲與羌連合。若不早備。羌人爲變。恐不止此。宣帝正在躊躇。不過月餘。果又報說羌侯狼何遣使往匈奴借兵。欲擊鄯善敦煌。以絕漢與西域通使之道。宣帝又問充國。充國道。羌人到了秋高馬肥。必然爲變。今應先遣使者巡視邊兵。嚴行警戒。並曉諭

諸羌破其密謀。宣帝依言命丞相御史擇人前往。充國保舉酒泉太守辛武賢。丞相魏相卻仍用義渠安國。令其前往。察看諸羌分別善惡。安國奉命到得羌中。便召集先零酋長三十餘人。說他狡詐凶惡。一律推出斬首。又縱兵殺戮先零種人。斬首千餘級。於是一衆羌人及歸義羌侯楊玉。見此情形。又驚又怒。心想漢官無故肆行殺戮。我等何所倚賴。於是迫脅他種羌人。一同起兵背叛。當日義渠安國奉命帶領人馬三千。防備羌人。一聞警報。便即引兵前進。行至浩亶。在今甘肅縣東。亶音門。伯恰與羌兵相遇。羌兵見了安國。正遇仇人。大衆怒從心起。拚命向前廝殺。安國抵敵不住。撥轉馬回頭便走。衆兵見主將逃走。無心戀戰。一齊投戈棄甲。撇下輜重。各自逃生。羌人大勝一場。並得了許多車輛兵器衣糧。安國一路招集殘兵。退至令居。遣使入朝告急。時神爵元年春也。

宣帝聞報。意欲命將出師。徧顧朝中諸將。只有趙充國老謀深算。善於用兵。但充國此時年已七十餘歲。宣帝恐其老邁。不能親臨戰陣。乃遣御史大夫丙吉往問充國。何人可以爲將。出征羌戎。充國對道。再無有勝過老臣者矣。丙吉回報宣帝。宣帝又遣人問道。將軍預料虜勢如何。當用幾多兵馬。充國對道。兵事不能遙計。臣願馳至金城。繪其地圖。並籌定用兵方略。再行奏聞。但羌戎小醜。逆天背叛。滅亡不久。願陛下以此事交與老臣。勿以爲憂。宣帝聞言。含笑應允。充國尅日起行。直到金城。調集各路兵馬。約有萬人。安排渡河。早有探馬報說。隔河時見羌騎出沒。充國恐被敵人侵襲。待至黑夜。先遣三營人馬。人皆銜枚。馬皆摘鈴。捲旗息鼓。悄悄渡過河去。一到隔岸。便先立下營寨。排下陣勢。遙爲聲援。充國方率大軍繼進。直到天明。全數皆已渡河。遠遠望見羌人。數十騎爲

一隊就近旁往來。諸將請出兵擊之。充國道：吾兵士一夜渡河，未免疲倦。此等皆是敵之驍騎，不易取勝。又恐或是誘敵之兵。大凡攻敵，意在全數殄滅。若此等小利，切不可貪。遂下令堅守勿出。

充國既得渡河，便欲引兵再進。披閱地圖，見前面有一山峽，名爲四望峽。在甘肅西兩邊皆是峭壁，中夾一道江水，是個險要去處。充國乃先遣精細探卒前往該處探看，有無敵兵。探卒奉命到了峽中，四處探視一周，並無一人。急來回報充國，充國大喜。等到夜靜，傳令拔營盡起，向四望峽前進。一路安然無阻，直到落都。在縣

治地方安營歇息。充國對諸將道：吾知羌虜不識行兵，使他發出數千人馬守住四望峽。吾軍豈能入此。於是充國又率隊西行，到了西部都尉府。休軍養馬，每日宴饗將士。羌人聞知漢兵到來，出隊挑戰。將士皆請迎敵。充國但命堅守勿出。一日部下捕得羌人

數名報請充國發落。充國分付將他召進。先用好言安慰一番。問以羌中情形。羌人供稱羌中各酋長聞知朝廷大出兵馬來討。心中畏懼。便自相埋怨道。我前曾勸汝勿反。如今天子遣趙將軍領兵來討。聞說趙將軍是個老將。年已八九十。善於用兵。我輩如何抵敵。眼看得只有束手受縛。便想一戰而死。也不可得了。充國聞言。心知羌人內部人心不一。但須設法離散其黨。不必全用武力。便可平定。因此定下一計。只是按兵不動。原來羌戎之中。種類雖多。算是先零罕开二種最強。歷來彼此自相攻伐。如同仇敵。此次先零爲匈奴所誘。意欲叛漢。便先與罕开和好。罕开酋長靡當兒。知先零之謀。便遣其弟雕庫來告西部都尉道。先零將反。都尉先尙未信。過了數日。果得先零反信。但又聞說罕开種人也有在先零中一同造反者。都尉便將雕庫留住。作

爲抵押。如今充國旣到。意欲招撫罕开。使不與先零同叛。因說道。雕庫此來無罪。不應將他拘留。遂命人放出雕庫。善言安慰道。汝今回去告知酋長。可說大兵此來。誅討有罪之人。汝等當與叛人隔絕。勿得自取滅亡。現在天子有詔。布告諸羌。凡羌人被脅者。能自相捕斬。免除其罪。並有獎賞。凡能斬叛酋之首。大者賞錢四十萬。中者十五萬。小者二萬。斬取叛羌壯男者賞三千。女子及老弱每人千錢。所捕獲之妻子財物盡數給予。汝可將此詔傳布諸羌。使其知悉。雕庫諾諾領命而去。

宣帝自充國起行後。卽下詔發三輔太常罪人。並三河潁川沛郡淮陽汝南材官。金城隴西天水安定北地上郡騎士。並近羌之武威張掖酒泉三郡太守所率領防寇之兵。合計已有六萬人。於是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北地嚴寒。漢馬不耐過冬。請趁七月時。自

領人馬一萬分兩道由酒泉張掖出兵。合攻罕开於鮮水。羌人以畜產爲命。我兵此去。雖不能盡滅羌戎。但奪其畜產。擄其妻子。引兵而回。至冬再出攻之。虜必敗壞。宣帝見奏。發交充國。令與諸將詳議可否。充國與諸將議道。武賢欲引萬騎。遠行千里之路。每人須用一馬。馱三十日之糧。約共米二斛。四斗。麥八斛。又有衣裝兵器。行走疲緩。羌人聞知。先期逃入山林。據險而伏。我兵進退兩難。徒取敗亡。安能擄獲。且武威張掖一帶。皆有山路。可以通行。竊料匈奴與羌有謀。必將起兵來攻。二郡之兵。更當防守要塞。不可輕動。又此次畔逆。先零爲首。罕开雖暗與通和。並未助之爲逆。宜先討先零爲是。宣帝見奏。又命公卿會議。公卿多言先零兵盛。倚藉罕开爲助。若不先破罕开。先零未易取勝。宣帝遂拜許延壽爲強弩將軍。辛武賢爲破羌將軍。令其準備出兵。一面降敕詰責充國。

道。近者興師動衆。百物昂貴。人民疲弊。將軍不念國家勞費。欲延擱歲月。安坐勝敵。爲將誰不欲如此。其如國事何。今特命破羌將軍辛武賢領兵於七月往征罕羌於鮮水。將軍卽引兵西進。相隔雖遠。遙爲聲援。使羌虜聞東方北方皆有兵。自然衆心離散。縱不能全滅。也當瓦解。已令中郎將趙卬帶領胡越。飛射士步兵二營。往助將軍。將軍急行。勿再有疑。充國見了敕書。雖然被責。心中自有把握。依然不動。遂又上書陳說利害。未知充國如何上書。且看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二回 趙充國屯田立功 辛武賢挾私報怨

話說趙充國接到宣帝敕書。見語意中含有責備。心知宣帝被衆人言語所動。此種辦法。實屬不妥。自己既有確見。不能隨聲附和。遂上書覆奏道。先零羌帥楊玉等。率領羌騎。據守險阻。謀欲爲寇。

而罕开並無舉動。今不擊先零。反擊罕开。是縱有罪而誅無辜也。且先零欲叛。故與罕开聯和。然其心中惟恐漢兵至時。罕开背約降漢。我若先擊罕开。則彼必來救。以見好於罕开。罕开感先零之助已。彼此結爲一黨。臣恐非二三年所能平定。臣蒙厚恩。父子皆得顯位。臣年已七十六歲。報國而死。誠所甘心。但爲國家計。不如先討先零。則罕开可不征而服矣。宣帝見書頓悟。遂從充國之計。分付二將停止進兵。並遣使報知充國。

充國得報。已知宣帝依允其計。乃引兵向先零前進。當日先零酋長。聚集部兵。屯在湟水之北。屢向漢兵索戰。漢兵只是不出。兩邊相持。羌人漸漸懈怠。不作準備。如今忽見漢兵捲地而至。聲勢浩大。不敢抵敵。便一齊棄卻輜重糧草。望南而奔。意欲渡過湟水避難。漢兵隨後追趕。偏遇湟水北岸一帶。皆是山谷。路徑甚窄。又兼

崎嶇不平。充國傳令諸將緩緩前進。旁有部將進說道。追兵利在速行。何以反緩。充國道。此乃窮寇。若被追急。則反而死抗。惟有從緩。彼皆貪生。不自相顧。可獲全勝。諸將稱善。果然羌人見漢兵並不力追。各圖逃脫。只顧前進。到了湟水北岸。急覓船隻渡過。無如船少人多。不能盡載。大眾爭先恐後。來奪船隻。後面漢兵大隊趕到。羌人前後無路。一時心慌。彼此擁擠。前面立腳不住。紛紛落水。死者不下數百人。後面被殺及投降者五百餘人。餘衆幸得逃脫。漢兵大獲全勝。擄得馬牛羊萬餘頭。車四千餘輛。充國乘勝率兵前進。行經罕奔之地。分付軍士。絲毫不得侵犯。罕奔人聞知。俱各大喜。互相告語。說是漢兵果不來攻。我等可以無患。先是罕奔人種。隨同先零渡過湟河。占居漢地。今見漢兵來討。酋長靡忘懼禍。及已。遂遣人來見充國。自言願回故地。充國奏聞宣帝。未奉批答。

靡忘情急。自己來見充國。充國召入相見。好言撫慰。并賜以酒食。令其回去。曉諭同種之人。速速悔罪投誠。靡忘唯唯從命。諸將見充國欲將靡忘放還。一齊上前諫道。此乃反虜。不可輕縱。恐朝廷聞知。必至得罪。充國聽說。慨然道。諸君此種計畫。但求自己無過。非爲國家效忠也。話尙未完。宣帝璽書已到。准其贖罪。於是不費一兵。罕羌全數歸順。諸將皆服充國辦事之勇決。到了是年秋月。充國忽得一病。病中仍自籌畫兵事。安插降人。不肯休息。此時羌人窮困。陸續來降者已有萬餘人。充國預料羌人必敗。意欲撤回馬兵。但留應募士卒及罪徒共一萬人。在彼屯田。正在做成表章。尙未奏上。忽得宣帝賜書。書中說是聞將軍年老有病。恐遭不測。朕心深憂。今遣破羌將軍辛武賢往助將軍。可於十二月進擊先零。若將軍病甚。不必親行。但遣破羌強弩二將軍。

前往可也。

當日趙充國之子中郎將趙卬奉宣帝之命率領軍隊往助其父。此時亦在軍中。見宣帝詔書催戰。心知其父已定屯田之策。必不肯奉詔出師。深慮因此觸怒宣帝。致遭罪責。意欲自行進諫。又恐其父不從。乃轉託門下賓客進言道。主上意在速戰。不如勉從上意。且此行縱有不利。亦無大損。若逆上意。一旦遣繡衣使者來責將軍。將軍身且不保。安能顧及國家。充國聞言嘆息道。汝安得出此不忠之言。向使朝廷早聽吾計。何至使羌虜如此猖獗。往日主上命舉薦往察羌戎之人。吾舉辛武賢。丞相御史復奏遣義渠安國。辦理不善。以致敗釁。金城湟中穀每斛八錢。吾告耿中丞。即耿昌糴粟二百萬斛。羌人便不敢動。耿中丞奏請糴百萬斛。朝廷僅允糴四十萬斛。又被義渠兩次出使費去其半。失此二策。羌人故敢

爲逆。今若出兵相持日久。勝負未決。難保四夷不乘機而起。到了其時。邊患蔓延。雖有智者。無以爲計。豈獨羌戎一處。爲足憂慮。吾今當力主吾策。以死守之。幸遇明主。可盡忠言。於是上書備陳屯田有十二利。宣帝得書。尙有可疑。下詔詢問。充國又上書剖陳。共計充國前後上書三次。宣帝皆交下朝臣會議。其始贊成之人。不過十分之三。至第二次上書。贊成者便有一半。到了末次。十人之中。竟有八人贊成。宣帝見羣臣多以充國之計爲是。遂下詔詰問前此反對之人。羣臣被詔書詰問。皆頓首謝過。丞相魏相奏道。臣等愚昧。不習兵事利害。後將軍屢劃兵策。其言常是。臣敢保其計可行。宣帝乃下詔充國依計行事。

宣帝雖聽充國之言。實行屯田之策。又恐屯田之兵。分散各地。易被羌戎侵襲。且破羌將軍辛武賢。強弩將軍許延壽。屢次上書力

言羌戎可擊。因此兩從其計。一面令辛武賢許延壽會同中郎將趙卬往擊先零。三將領命帶領人馬分路前進。先零大敗。投降及被殺者七八千人。充國又招降五千餘人。宣帝見先零已無足慮。遂命三將罷兵。獨留充國在彼屯田。光陰荏苒。過了一年。是爲神爵二年五月。充國計算先零羌戎總數不過五萬人。來降者已有三萬一千餘人。臨陣殺死者七千餘人。沈溺河湟及飢餓而死者五六千人。統計逃亡未獲者不過四千人。罕拜酋長靡忘。旣已歸順。自向充國承認。可將逃羌盡數招撫。充國也料定羌人不久自平。遂奏請罷屯兵。宣帝允准。充國遂率領兵士奏凱而還。到了長安。驚動長安人民。都來觀看。有充國至。好友人複姓浩星名賜。一聞充國回京。急出迎接。彼此久別重逢。自然歡喜。浩星賜未暇訴說別話。先屏去從人。附耳說道。衆人

議論都道是破羌強弩二將出征多所殺獲。以致羌人敗亡。然在有識之人。深知虜勢已窮。雖不出兵。亦必自服。今將軍入見主上。可但歸功二將。說是非臣所能及。如此在將軍亦未爲失計。充國答道。吾年既老。爵位已極。豈可避嫌。不據實奏聞。况用兵乃國家大事。應爲後世法則。老臣何惜餘命。不向陛下明言其利害。一旦忽死。更有何人言之。遂不聽浩星賜之言。入見宣帝。直述自己意見。宣帝也知充國所言是實。乃遣辛武賢仍歸酒泉太守原任。充國仍爲後將軍衛尉。及神爵二年秋。羌人若零等同斬先零大酋長。猶非楊玉之首。又有酋長弟澤等。率領餘衆四千餘人來降。宣帝封若零弟澤二人爲王。其餘以次封賞。乃就金城地方設立破羌允街二縣。安置降羌。初立護羌校尉以管理之。宣帝下詔羣臣推舉可爲護羌校尉。

之人。於是四府

丞相御軍史車騎

公舉辛武賢之小弟辛湯可以

勝任。宣帝卽拜辛湯爲護羌校尉。辛湯旣已受節。時趙充國臥病

在家。聞知此事。連忙入朝面奏道。辛湯雖有才幹。但他素性嗜酒

使氣。不可使管蠻夷。不如改用辛湯之兄辛臨衆。宣帝依言。遂下

詔。改命辛臨衆。後辛臨衆因病免官。羣臣復舉辛湯。辛湯每因酒

醉凌蔑羌人。羌人又復反叛。果然應了充國之言。

當日辛武賢自以爲擊破羌人立有大功。希望重賞。誰知宣帝聽

從充國之言。罷其將軍之職。仍回故郡。因此心中深恨趙充國。忽

記起前在軍中。曾與充國長子中郎將趙卬閒話。趙卬說起車騎

將軍張安世。其始本爲宣帝所不喜。意欲誅之。幸賴其父充國。向

宣帝婉言諫阻。說是安世奉事武帝數十年。素稱忠謹。宜賜保全。

安世由此得免。此乃宮中祕密之語。外間向來不知。趙卬無意中

說出。卻被辛武賢聽了。記在心中。如今因恨充國。無法報復。便借此事出氣。上書告說趙卬漏洩禁中言語。趙卬遂被禁止不得入宮。趙卬年少氣盛。遭辛武賢陷害。心中大怒。便欲往見充國。時充國掌兵。正在營內。趙卬正在怒氣勃勃。又恃其父爲將。不俟通報。便一直闖入營內。違犯軍律。又被有司劾奏。拏下獄中。趙卬益加憤怒。拔出劍來自刎而死。充國見長子死得冤枉。心中也就冷了許多。又兼年紀已老。乃上書告退。宣帝准奏。賜以安車駟馬。罷官歸第。充國雖然罷官閒居。宣帝卻仍倚重。每遇四夷之事。朝廷開有會議。每召充國。問以計策。並使參預兵謀。至後將軍官職。虛位以待。並不補人。直至甘露二年。充國方始病卒。時年已八十六矣。宣帝賜諡爲壯侯。後成帝時。西羌又有警報。成帝想起將帥之臣。追憶到充國身上。遂召黃門郎楊雄。作頌追美充國。其詞道。

明靈惟宣。我有先零。先零猖狂。侵漢西疆。漢命虎臣。惟後將軍。整我六師。是討是震。既臨其域。諭以威德。有守矜功。謂之弗克。請奮其旅。于罕之羌。天子命我。從之鮮陽。營平守節。屢奏封章。料敵制勝。威謀靡亢。遂克西戎。還師於京。鬼方賓服。罔有不庭。昔周之宣。有方有虎。詩人歌功。乃列於雅。在漢中興。充國作武。赳赳桓桓。亦紹厥後。

先零羌既被趙充國征服。匈奴見所謀不成。因欲與漢和親。遣使來朝。尙未回報。虛閭權渠單于已死。匈奴忽然大亂。未知匈奴因何大亂。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三回

呼韓邪稽顙來朝

麒麟閣表功畫像

話說匈奴虛閭權渠單于。本係壺衍鞬單于之弟。壺衍鞬死。虛閭權渠代立。以右大將女爲大閼氏。而前單于所愛之顛渠闕氏。不

得寵幸。顯渠闕氏心中怨恨。乃與右賢王屠耆堂私通。神爵二年五月。匈奴照例大會龍城。祭祀天地鬼神。屠耆堂亦來預會。及祭祀事畢。屠耆堂便欲歸國。恰值虛閭權渠抱病。顯渠闕氏因此生心。私向屠耆堂說道。現在單于病重。且漫遠去。屠耆堂依言不行。過了數日。虛閭權渠單于果死。顯渠密與其弟都隆奇謀。立屠耆堂爲單于。是爲握衍胸鞬單于。握衍胸鞬生性殘虐。盡殺前單于時用事之人。而任都隆奇爲政。

日逐王先賢揮素與握衍胸鞬有隙。聞其得立。乃遣人通款於鄭吉。鄭吉時在西域。監護鄯善以西南道。卽納日逐之請。遣兵迎接。送致京師。宣帝大悅。封日逐王爲歸德侯。鄭吉爲安遠侯。命其兼護車師以西北道。就西域中央設立幕府。鎮撫諸國。西域與漢交通。始於張騫。到了鄭吉。方始完全歸附。

握衍胸鞬。聞日逐王降漢。大怒。遂殺其兩弟。日逐妻弟烏禪慕聞信。曾向單于懇求赦免。單于不聽。單于子爲左賢王。常僭左地貴人。左地貴人皆怨。虛閭權渠子稽侯獬爲烏禪慕之壻。時避居烏禪慕處。神爵四年。烏禪慕遂與左地貴人共立稽侯獬爲呼韓邪單于。發兵擊握衍胸鞬。握衍胸鞬敗走自殺。都隆奇逃往握衍胸鞬弟右賢王處。餘衆盡降呼韓邪。

呼韓邪單于旣立。乃歸故庭。以其兄呼屠吾斯爲左谷蠡王。使人曉諭右地貴人。使殺右賢王。右賢王遂與都隆奇共立日逐王薄胥堂爲屠耆單于。擊呼韓邪敗之。呼韓邪東走。屠耆遂留居單于庭。使日逐王先賢揮兄右輿鞬王與烏藉都尉率兵屯守東方。以備呼韓邪。此時適有呼揭王者。由西方來。與右賢王爭。與唯犁當戶謀。譖右賢王殺之。屠耆旋知。右賢王之寃。遂復殺唯犁當戶。呼

揭王懼。乃自立爲呼揭單于。右奧鞮王聞知。卽自立爲車犁單于。烏藉都尉亦自立爲烏藉單于。於是匈奴一國中。共有五單于。時宣帝五鳳元年也。

後車犁烏藉與屠耆戰。兵敗。同投呼揭。呼揭與烏藉皆去。單于號。推立車犁單于。屠耆又起兵擊車犁。車犁敗走。呼韓邪乘屠耆車。征舉兵襲之。屠耆返救。兵敗自殺。車犁單于亦降呼韓邪。呼韓邪遂定有全國。仍居單于庭。但是連年戰爭。死亡無數。部下兵衆不過數萬人。而呼韓邪之兄左賢王呼屠吾斯。欺其弟勢弱。遂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甘露元年。郅支單于進攻呼韓邪。呼韓邪敗走。與其部下商議自救之策。旁有左伊秩訾王勸呼韓邪降漢。稱臣入朝。向漢求助。方能重定匈奴。呼韓邪聚集羣臣。會議其事。諸大臣皆力爭道。我匈奴本以馬上戰鬪爲國。不肯爲人服役。故威

名著聞於百蠻。力戰而死。壯士之分也。今者兄弟爭國。無論誰勝誰敗。其結果不歸於兄。便歸於弟。雖敗死。猶有威名。子孫仍得稱雄。漢雖強大。不能吞并匈奴。奈何敗壞古制。稱臣於漢。辱沒先人。見笑諸國。雖得苟安。何面目復長百蠻乎。左伊秩訾道。此說不然。大凡強弱有時。不可固執。今漢家方盛。西域諸國皆爲臣妾。匈奴自且鞮侯單于以來。國勢日弱。未嘗一日得安。今事漢方得安存。不事漢便卽危亡。除此更有何法。於是彼此辯難良久。呼韓邪竟從左伊秩訾之言。率領其衆南行。到了邊塞。先遣其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朝。郅支單于聞知。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朝。到了甘露二年。呼韓邪單于遣使前往五原郡叩關。願於三年正月入京朝賀。宣帝聞報甚悅。卽准其請。遣車騎都尉韓昌往迎。呼韓邪單于。一路所過七郡。每郡撥出兵馬二千。排隊迎接。以示優

待宣帝見呼韓邪將到便下詔公卿會議禮節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等議道應照諸侯王待遇位在諸侯王之下獨有太子太傅蕭望之上前說道匈奴本爲敵國今單于來朝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之上宣帝依言下詔待單于以客禮甘露三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到了長安宣帝定期設朝於甘泉宮單于入宮朝見贊拜稱臣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璽盤綬盤草名音辰其色從綠玉劍佩刀弓矢檠戟安車鞍轡金錢衣被錦繡帛絮等不計其數當日朝見禮畢宣帝遣官陪伴單于往長平坂名在今陝西涇陽縣西南住宿宣帝御駕由甘泉宮起行至池陽宮在今陝西涇陽縣駐蹕一夜次日宣帝駕登長平呼韓邪單于率衆接駕宣帝下詔單于免禮並准令隨從單于羣臣在旁觀看又有各蠻夷君長王侯數萬人皆來迎駕陳列渭橋兩旁等候宣帝駕登渭橋但聽得衆人各呼萬歲聲

如雷動。正是九重天子當陽日。萬國降王執梃時。此一段風光。摹寫不盡。宣帝回想昔日武帝勞師費財。伐匈奴。通西域。糜精費神。未能成功。不想到了今日。自己竟得坐享其成。也算是出於意料之外。宣帝越思越覺高興。遂留呼韓邪單于在長安邸第住過月餘。方始遣其回國。呼韓邪單于自請願居光祿塞下。即徐自塞為遇有急事。得就近入受降城中保守。宣帝許諾。遂命衛尉高昌侯董忠。車騎都尉韓昌。率領馬兵一萬餘騎。護送呼韓邪單于出塞。並命董忠等駐兵其地。保護單于。又詔邊郡轉運米糧。接濟其食。呼韓邪單于受宣帝厚待。十分感悅。從此便一意歸漢。宣帝見四方平靜。天下無事。因念及羣臣輔佐有功。須加表章。乃命畫工就未央宮麒麟閣上。圖畫功臣形像。並題明官職姓名。計共十一人。中間惟有霍光一人。但書官爵姓氏。不書其名。茲將麒

麟閣所畫十一人姓名官爵照錄於下

大司馬大將軍博陸侯姓霍氏

衛將軍富平侯張安世

車騎將軍龍額侯韓增

後將軍營平侯趙充國

丞相高平侯魏相

丞相博陽侯丙吉

御史大夫建平侯杜延年

宗正陽城侯劉德

少府梁丘賀

太子太傅蕭望之

典屬國蘇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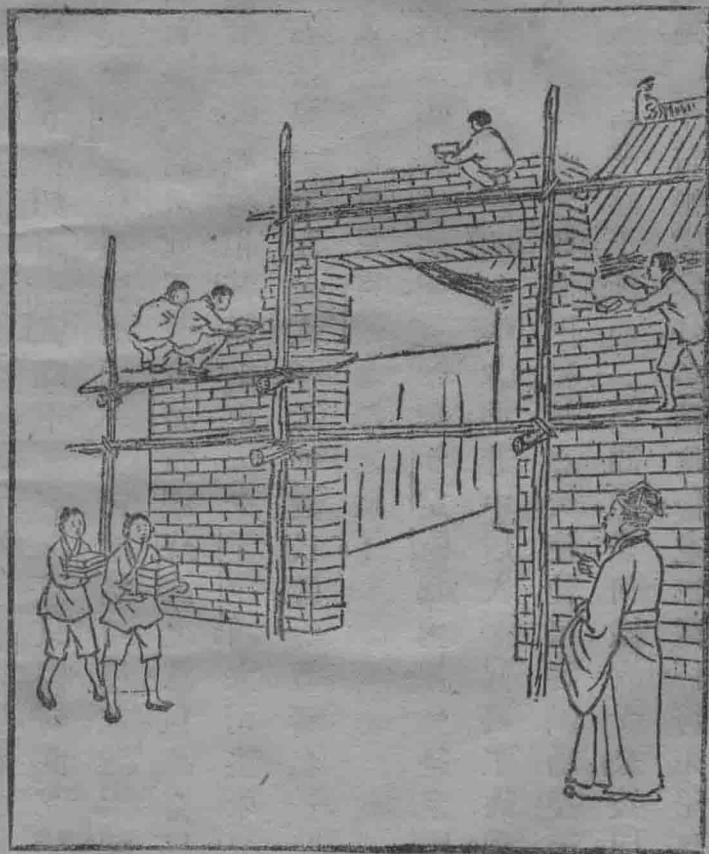
以上十一人。蘇武名列最後。說起蘇武。前因其子蘇元與上官桀謀反。事發之後。蘇元誅死。蘇武免官。及宣帝卽位。張安世上書保薦。復爲典屬國。宣帝因見蘇武。乃是苦節老臣。甚加優待。又憐其年老無子。因問左右道。蘇武久在匈奴。想必生有兒子。蘇武聞知。便託平恩伯許伯向宣帝奏說。前次由匈奴回時。胡婦初生一子。名爲通國。彼此時通音問。願自出金帛。託使者前往贖回。宣帝許諾。過了一時。通國果隨使者回漢。年已長成。宣帝拜爲郎官。又用蘇武弟子爲右曹。至神爵二年。蘇武病卒。年已八十餘歲。唐人溫庭筠有詩詠蘇武道。

蘇武魂銷漢使前。古祠高樹兩茫然。雲邊雁斷胡天月。隴上羊歸塞草烟。回日樓臺非甲帳。去時冠劍是丁年。茂陵不見封侯印。空向秋波哭逝川。

當日圖畫麒麟閣時。蘇武已死。惟有蕭望之。一人尙在。照例應將蕭望之列名最後。宣帝卻用蘇武。此中具有深意。只因蘇武忍死抗敵。歷久不變。與霍光受遺託命。同一大節凜然。可以並垂天壤。故將霍光居首。蘇武居末。此正是宣帝重視蘇武之意。但是當日朝中名臣。尙有多人。如丞相黃霸。御史大夫于定國。大司農朱邑。京兆尹張敞。右扶風尹翁歸。及太子太傅夏侯勝等。皆著名一時。卻不得與諸人並列。也可見宣帝選擇之嚴了。

閒言少敘。此時丞相黃霸病死。宣帝拜于定國爲丞相。先是定國之父于公家居時。一日閭門之里門忽壞。巷中居人一同興工修理。于公便對衆人道。汝等可將閭門稍放高大。使他可容駟馬高蓋之車出入。衆人聞言茫然不解。便一齊問道。是何緣故。于公被問。只得微笑說道。我平日審辦案件。多積陰德。並無冤枉。將來子孫

必有興起者。衆人聞說。都信于公。並非虛語。遂依言將閭門起得十分高大。到了此時。于定國身爲丞相。其子于永又得尙宣。



帝長女館陶公主。後來官至御史大夫。果應了于公之言。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四回

王劉空詔黃白方

蓋楊首蒙文字獄

話說宣帝在位日久。四夷賓服。朝廷無事。海內富足。萬民樂業。真是個承平世界中興氣象。宣帝爲人。雖然精明強幹。勤求治理。但生性頗似武帝。喜文學。好神仙。招致儒生方士。時至甘泉郊祭。秦時往河東祀后土。作爲詩歌。又聽方士之言。添設神廟。一日忽得益州刺史王褒奏薦蜀人王褒有異材。宣帝卽行召見。命作聖主得賢臣頌。用爲待詔。過了一時。方士又言益州出有金馬碧雞之寶。使人前往祭祀。可以求得。宣帝依言。便命王褒往祭。王褒行至半途病死。至今雲南省昆明縣東有金馬山。其西南有碧雞山。上有神祠。卽漢宣帝使王褒祭祀之處也。宣帝聞王褒身死。甚加憫

惜。後張敞勸宣帝罷免方士。宣帝從之。由此絕意神仙之事。宣帝又喜修治宮室。裝飾車馬器物。比起昭帝。奢華許多。兼之信任外戚。如許氏史氏王氏皆受寵任。於是諫大夫王吉上書諫阻。宣帝不聽。王吉遂謝病歸到瑯琊。說起王吉。自昌邑王劉賀被廢後。與龔遂等一同下獄。因其屢次直諫。得免死。罰爲城旦。後刑期既滿。起爲益州刺史。告病歸家。復召爲諫大夫。王吉生性廉正。當少年時。家居長安。東隣有大棗樹一株。枝葉垂到王吉庭中。適值棗熟之時。王吉之妻見了。便私自摘取。進與王吉食之。王吉先前不知。將棗食畢。出到庭中。偶然望見棗樹垂下之枝。並無一棗。不覺生疑。向妻究問。其妻只得明言。王吉大怒。立時休去其妻。東隣主人聞知其事。心想不過喫了幾個棗子。卻害人夫婦離散。也覺得甚不過意。論起來都是此株棗樹招災惹禍。便欲動手將樹砍

去一時闕動鄉里多人前來觀看。都爲感動大衆，便出頭調停。先阻止東隣，勿砍棗樹。然後力勸王吉迎歸其妻。王吉卻不過大衆好意，方纔應允。於是地方上人爲之作歌道：

東家有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吉號子陽，故稱王陽。

王吉爲人既屬一毫不苟，所交朋友自亦不多。只有一人姓貢，名禹，字少翁，與王吉同郡。二人平日極其相得，世人又爲之語道：

王陽在位，貢公彈冠。

此二句是說他二人進退相同之意。但二人在宣帝朝並不得志。王吉既由諫大夫告歸，貢禹也由河南令罷官回里。直至後來元帝卽位，素聞二人之賢，遣使召之。二人奉命赴京。此時王吉年紀已老，行至半路得病而死。元帝聞信甚爲悼惜，遣使弔祭。獨有貢禹至京，竟得大用，官至御史大夫。後王吉之子王駿爲京兆尹，有

能名。官亦至御史大夫。駿子崇。平帝時爲大司空。自王吉至王崇。三代皆號清廉。但是材能名譽。一代不如一代。而官職卻一代高過一代。更有一宗奇事。時人相傳王陽能作黃金。原來王吉父子孫三人。皆喜修飾車馬衣服。平時服御甚是鮮明。但並無金銀錦繡等裝飾。到得搬移他處。所攜帶者。不過幾個衣包。此外別無財產。及罷官歸去。也與平民一律布衣蔬食。世人旣服其廉。又驚其奢。因見其平日不事產業。何以能如此闊綽。遂以爲定是得了仙術。能作黃金。供給自己使用。此等無知推測。未免可笑。

說起製作黃金。當日宣帝也曾遣人試驗。並無成效。先是淮南王劉安性好神仙。招集許多方士。著成一書。名爲枕中鴻寶苑祕書。書中所說大抵驅使鬼物點化黃金等事。劉安寶重此書。不使外人得見。及謀反事發。此書落在宗正劉德家中。劉德之子劉更生。

自幼好學。得讀其書。甚以爲奇。宣帝因更生富有文學。用爲諫大夫。更生見宣帝方喜神仙。便將淮南之書獻上。並言依法製造。黃金可成。宣帝便命更生管理上方鑄造之事。更生遂依照書中所言方法。試行鑄造。及至試驗許久。並無成效。反白費許多財物。宣帝大怒。遂將更生發交廷尉治罪。廷尉便按照刑法。將更生擬定一個死罪。幸得更生之兄劉安民。嗣父爵爲陽城侯。上書願獻其國戶口一半。以贖弟罪。宣帝也念更生是個奇才。方得從輕發落。讀者試想更生試造黃金。原是奉著宣帝之命。到得後來試驗無成。破費官中財物。在更生年少好奇。雖不免有輕舉妄動之過。卻非一班方士有意欺騙者可比。誰知宣帝便因此發怒。不怪自己輕信。單歸罪於更生一人。更生性命。幾乎不保。宣帝居心已算深刻。但此事係由更生創意。尙可說他罪由自取。此外更有公正清

廉大臣。如蓋寬饒、楊惲等。平日無甚罪惡。只因觸忤宣帝之意。便就他言語文字上吹毛求疵。加上重大罪名。務欲致之死地。後世無數文字之獄。皆由宣帝一人開端。此種慘酷無理。直是偶語棄市之變相。究其原因。皆由宣帝中了申韓之毒。專任刑法。所以有此刻薄寡恩之舉。

蓋寬饒號次公。乃魏郡人。由儒生選爲郎官。被舉方正。對策高等。拜諫大夫。行郎中戶將事。因劾奏侍中張彭祖不實。被貶爲衛司馬。衛司馬職掌屯兵守衛宮門。乃是衛尉屬官。向來見了衛尉。都是下拜。蓋寬饒旣到衛司馬之任。查明法令所載儀節。並無此等明文。便按照法令。向著衛尉長揖不拜。衛尉覺得蓋寬饒十分高傲。與衆不同。但尙未知他利害。一日衛尉私命寬饒出外辦事。照例衛司馬領兵守衛宮門。不得擅離。遇有公事外出。應向尙書報

告衛尉不得私自差遣。無如從前充當衛司馬者。意欲迎合上官。往往替衛尉辦理私事。且並不報告尙書。已成一種習慣。如今蓋寬饒充當衛司馬。衛尉便也任意將他差遣。蓋寬饒聞命。並不推辭。卻照例向尙書報告。說是奉了衛尉命令。出外辦理某事。尙書見了報告。所辦並非公事。遂喚到衛尉責備一番。說他不應私遣屬官外出。衛尉遭此責備。從此不敢違法使人。

蓋寬饒自由諫大夫貶爲衛司馬。算是文官改爲武將。遂將身上長衣截短。頭戴大冠。身佩長劍。實行自己職守之事。不時巡行衛卒住處。各人之飲食起居。俱加留意。遇有身患疾病者。親自問視。並爲之延醫給藥。十分顧恤。以此人人盡感其恩。到了一年期滿。衛卒例許歸家。另換一班接替。接替之期。照例每年正月五日。大排筵宴。以酬其勞。是日宣帝親自出見諸人。及酒闌席散。宣帝方

欲開言。命其還家。誰知衛卒數千人。一齊叩頭。自請再留當差一年。以報寬饒之德。宣帝甚喜。遂拜寬饒爲太中大夫。命其出外巡行風俗。到得回京。奏對稱旨。擢爲司隸校尉。寬饒旣任司隸校尉。對於百官庶民。遇有過惡。無論大小。一律劾奏。於是一班貴戚公卿。皆畏其嚴厲。不敢犯禁。京師地面爲之一清。

一日平恩侯許伯修理第宅完工。搬入居住。滿朝文武百官都往道賀。許伯大排筵席。留著衆人入席飲酒。只有司隸校尉蓋寬饒不到。許伯遣人往請。寬饒聞信方來。由西階一直上堂。便就東向一個特別座上昂然坐下。也不與衆人施禮。許伯見他到了。便親自提壺前來敬酒。寬饒說道。不可多斟與我。我乃酒狂。許伯未及開言。忽聽得隔坐有人笑道。次公醒時便狂。何必酒也。寬饒舉目一看。原來發言之人。乃是丞相魏相。也就默然不語。到得酒酣。音

樂大作。衆官開懷暢飲。內有長信少府檀長卿。喫得大醉。便離席起舞。學那獼猴與狗爭鬪。形容畢肖。衆人見了。無不大笑。惟有蓋寬饒心中不悅。於是仰視屋宇。對著許伯歎道。美哉此屋。但富貴無常。此屋有如傳舍。閱人多矣。惟有謹慎。方得長久。願君侯勉之。說罷。便辭別而出。遂卽入朝。劾奏長信少府檀長卿。身爲列卿。作獼猴舞。失禮不敬。宣帝見奏。便欲加罪檀長卿。許伯急代爲謝罪。方得從寬免議。

蓋寬饒爲人剛直公廉。一意奉公。家中清貧。所得俸錢。一半給與吏民。使其爲己耳目。身爲司隸。其子常步行。自往戍邊。其高潔如此。但生性深刻。專欲尋人過惡。以致貴戚公卿。多懷怨恨。又喜直言衝撞。宣帝爲是儒者。屢加寬容。然心中終覺不快。不加升遷。寬饒因見同輩或後進之人。也有位至九卿者。自己奉公盡職。反居

常人之下。因此鬱鬱失意。便不時上疏諫爭。時太子庶子王生素來敬重寬饒。見其好爲直言。心甚不以爲然。乃作書勸諫。寬饒不聽。神爵二年秋九月。寬饒見宣帝專用刑法。信任宦官。遂上書極諫。書中說道。方今聖道漸廢。儒術不行。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又引韓氏易傳道。五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家以傳子。官以傳賢。若四時之運。功成者去。不得其人。則不居其位。宣帝見書。心中大怒。便將其書發交朝臣議罪。有執金吾議道。寬饒書意欲求禪位。大逆不道。宣帝依議。遂命將寬饒下獄。寬饒不肯受辱。聞詔便拔出佩刀。自刎於北闕下。時人見了。無不憐之。

蓋寬饒死後。光祿勳楊惲亦因事免官。楊惲乃楊敞之子。因告發霍禹逆謀。得封平通侯。拜光祿勳。爲人輕財好義。廉潔無私。平日與蓋寬饒甚屬相得。但性喜揭人過失。往往招人之怨。此次因與

太僕戴長樂有隙。戴長樂遂告楊惲誹謗不道。宣帝竟免楊惲爲庶人。楊惲免官家居。富有錢財。聲名仍自煊赫。卻有友人孫會宗作書勸告楊惲。說是大臣被廢。理應閉門憂懼。不可經營產業。交通賓客。楊惲自少顯名於朝。今因言語免官。心中不服。見了會宗之書。愈加憤怒。遂作書回覆會宗。書中不免有怨望之語。到了五鳳四年夏四月。遭遇日食。忽有人上書。告說楊惲驕奢不悔過。日食之咎。都由此人。宣帝見奏。發交廷尉查辦。卻被廷尉查出楊惲回覆孫會宗之書。呈與宣帝閱看。宣帝見書中有道。且人情所不能止者。聖人弗禁。故君父至尊親。送其終也。有時而旣。又有詩道。田彼南山。蕪穢不治。種一頃豆。落而爲萁。宣帝讀到此處。以爲楊惲有心誹謗君父。譏刺朝政。不覺大怒。便處以大逆不道之罪。楊惲竟坐腰斬。妻子長流酒泉。所有朝臣中素與楊惲親好者。盡免。

官職。

獨有京兆尹張敞。平日亦與楊惲交好。有司奏請免官。宣帝惜其才能。便將奏章擱起。此時張敞適有案件發交屬吏絮舜查辦。絮舜心想張敞被劾。便當免官。不肯替他辦案。竟將公事放在一邊。自己回家歇息。有人見了。便來勸阻絮舜。絮舜道：「吾爲此公盡力多矣。如今不過是五日京兆罷了。那能再行辦事。誰知此語卻被張敞聞知。卽命吏役捕拏絮舜下獄。辦成死罪。到了行刑之日。張敞使主簿傳諭絮舜道：「五日京兆。究竟何如。現在冬日已完。汝尙望活否。」絮舜此時悔已無及。只得引頸受戮。說起絮舜之罪。本不至死。張敞恨其眇視。致之死地。絮舜家人自然不服。到了立春。宣帝照例遣使出巡。冤獄。絮舜家人載著絮舜尸首。並張敞諭單。出頭告發。使者奏上宣帝。說是張敞賊殺不辜。宣帝遂將張敞免官。

過了數月。京師盜賊復起。冀州又有大賊。宣帝召拜張敞爲冀州刺史。地方又得平定。

當日太子爽見宣帝信任法吏。專用刑罰。心中不以爲然。便乘間婉言進諫。未知太子如何進言。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五回 疏仲翁叔姪辭官 韋玄成兄弟讓國

話說皇太子爽本宣帝在民間時所生。其母許皇后正位中宮。不過三年。便被霍顯買通淳于衍用藥毒死。宣帝復立霍光之女成君爲后。後聞許后不得其死。心中痛念。地節三年遂立爽爲皇太子。時年八歲。宣帝拜丙吉爲太子太傅。疏廣爲太子少傅。疏受爲太子家令。疏廣號仲翁。蘭陵人。自少好學。家居教授。被召爲博士。諫大夫。至是選教太子。疏受字公子。乃疏廣胞兄之子。被舉賢良。爲人恭謹好禮。敏捷能言。宣帝每到太子宫中。疏受迎接應對。置

酒上壽。禮貌雅飭。言語嫻熟。宣帝甚是歡悅。過了數月。丞相韋賢告老。宣帝以魏相爲丞相。丙吉爲御史大夫。乃升疏廣爲太子太傅。疏受爲少傅。

當日太子外祖父平恩侯許廣漢因見許后早死。太子年幼。左右無至親之人照管。放心不下。遂向宣帝建議。請以其弟中郎將許舜監護太子家事。宣帝遲疑未決。問於疏廣。疏廣對道。太子乃是一國儲君。所交游之人。必擇天下英俊。不宜獨與外家許氏親密。況太子自有太傅少傅。官屬已備。今復使許舜監護太子之家。轉示人以不廣。臣竊以爲不可。宣帝聽了。連連點頭。遂將疏廣之語告知魏相。魏相免冠謝道。臣等愚見所不能及。宣帝由此甚重疏廣。時加賞賜。其時正值霍顯暗使霍后設計。欲將太子毒死。也賴疏廣疏受二人刻刻留心。防微杜患。太子遂得安然無事。每當太

子入朝。疏廣在前。疏受在後。叔姪二人同爲師傅。朝廷皆以爲榮。光陰迅速。疏廣爲太子太傅已過五年。時爲元康三年。霍后早廢。太子年已十二歲。讀過論語孝經。疏廣自覺年紀已老。決計告歸。遂喚到疏受。說道。吾聞知足不辱。知止不殆。今吾與汝官至二千石。官成名立。如此不去。懼有後悔。何如歸老故鄉。以終壽命。疏受道。謹從大人之議。卽日叔姪二人一齊告病。到了病假三個月期滿。尙未銷假。宣帝有意挽留。下詔准其續假。二人遂自稱病重。上疏乞歸。宣帝念他二人年紀老邁。遂皆允准。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也贈以黃金五十斤。疏廣疏受謝別。宣帝與太子收拾行裝。一同歸里。到了起程之日。滿朝公卿大夫並朋友同鄉人士都來相送。就東都門外搭起帳棚。排列酒席。等候疏廣疏受到時。衆人爲之餞行。一一上前把盞。祝他一路平安。並各敘許多別話。弄得

疏廣疏受應接不暇。此時東都門外送行車馬。不下數百輛。有如蜂屯蟻聚。更引動長安許多士女。都來道旁觀看。此一段風光。異常熱鬧。算是一時少有。旁觀之人。都稱道疏廣疏受之賢。深惜其去。爲之歎息。也有至於下淚者。

疏廣疏受辭別衆人。一路行程。到了蘭陵故里。原來疏廣家住鄉中。家中薄有田產。子孫等皆以耕田度日。今見疏廣疏受一同回家。大衆聞信。出外迎接。各敘天倫之樂。疏廣疏受又將宣帝及太子所賜之金。交付家人收藏。家人見了許多黃金。不勝喜躍。以爲從此買田置產。成爲富家。便可安坐享福。誰知疏廣疏受自從回家之後。連日分付家人。將所賜之金。備辦酒席。徧請宗族朋友賓客。到來歡聚。家中人等以爲老人初次歸里。酒席應酬。自屬不免。誰知疏廣卻習以爲常。日日請客。家人見老人十分高興。不便攔



阻。心中卻以爲
虛糜費用。甚覺
可惜。在疏廣意
思。似乎黃金存
在家中。終久是
累。惟恐用他不
盡。時時問他家
人。黃金尙有幾
多。速行賣去。預
備酒食。家人無
奈。只得依言備
辦。如此日日宴

飲。一連過了年餘。已將所賜黃金。花費大半。子孫等暗暗叫苦。但又不便明言。於是想得一計。揀得族中一位老人。爲疏廣平日所親信者。將自己實情告訴一番。說是子孫等希望趁著父祖在日。置買產業。立些基礎。如今逐日宴飲。糜費將盡。尙望老人得便。勸其酌留餘款。置田買宅。將來子孫也好度日。老人依言勸告疏廣。疏廣聽說慨然答道。我並非年老昏憤。不顧子孫。但因家中本有現成田宅。子孫勤力耕作。足供衣食。今若添置產業。食用有餘。徒教子孫懶惰而已。且子孫不論賢愚。多財皆足爲害。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况富人爲衆怨所歸。吾旣不能教化子孫。不欲使他益過生怨。又此金乃是主上惠養老臣者。故樂與鄉里宗族一同享用。以盡吾之餘年。豈不是好。老人聞言無話可答。心中卻也敬服疏廣見解闊達。遂將言回報疏廣。子孫聽

了疏廣言語。知是全無希望。只得死心塌地。一意耕田。疏廣疏受二人竟把餘金用盡。不久相繼壽終於家。後人因稱之爲二疏。至今山東嶧縣東五十里有一小城。號羅滕城。土人相傳二疏居宅及墓皆在其中。清人謝啓昆有詩詠二疏道。

太傅居前少傅俱。賓朋祖帳出東都。人生仕宦二千石。孰肯追隨兩大夫。金問無餘方寡過。功成不退豈非愚。子孫自享田廬舊。風雨寒窗守老儒。

當日太子爽自少卽得疏廣疏受教以孝經論語。及二人去後過了數年。適值御史大夫蕭望之因事貶爲太子太傅教授太子。此時太子爽年已長成。生性柔仁。又得望之大儒教以經學。太子由此愈重儒術。因見宣帝平日所用。多係學習法律之吏。專用刑法治理。對於臣下督責甚嚴。大臣蓋寬饒楊惲等皆因言語文字稍

有不謹。便坐以重罪。致之死地。太子爽見了心中甚不以爲然。又因宣帝盛怒之下。不敢進諫。一日太子爽趁著宣帝無事之時。從容進言道。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聽了不覺忿然作色道。漢家自有制度。本來王霸雜行。如何專用德教。且俗儒不知時務。好逞議論。是古非今。使人無所適從。何足任用。太子被駁不敢多言。只得默然退出。宣帝見太子已退。因歎息道。亂我家者必太子也。從此心中不喜太子。

先是宣帝後宮有華婕妤張婕妤衛婕妤並皆得寵。張婕妤生一子名欽。封淮陽王。地節四年霍后既廢。宣帝本意欲立張婕妤爲后。因想起太子年紀尙幼。當日霍后未曾生子。尙且三番兩次謀毒太子。今若立張婕妤。渠現有子。更難免不生奪嫡之念。太子尤屬可危。惟有王婕妤無子。素性謹慎。遂立王婕妤爲皇后。使之撫

養太子。王皇后雖然得立。並無寵幸。少與宣帝相見。到了淮陽王劉欽年已長大。喜讀經書。通曉政事法律。聰敏有材。甚得宣帝寵愛。屢次歎賞道。淮陽王真我子也。宣帝既不喜太子爽。遂欲立淮陽王爲太子。但又轉念自己出身民間。少時依倚許氏過日。及卽位之後。許后又被毒而死。想起貧賤夫妻。恩義難忘。若竟將太子爽廢去。未免對不住許后。輾轉尋思。心中終覺不忍。遂決計不廢太子。

宣帝又因淮陽王母子平日素得寵愛。屢加稱贊。料想淮陽王必然希望得立爲嗣。今旣無意廢去太子爽。須將此意曉諭淮陽王。絕他妄想。免得結下嫌隙。將來不得保全。惟是父子兄弟之間。此等事實屬不便啓口。況廢立之舉。並未發表。亦未與他人商量。不過宣帝心中有此打算。如今旣已如煙消雲滅。則舊事更不必重

提。免多一番痕迹。但事雖未行。形迹已露。非向淮陽王用言點醒。如何能使他曉悟。宣帝沈思許久。忽得一策。自言道。我今只須用此辦法。淮陽王是個聰明人。見我舉動。必能體會吾意。宣帝想罷。遂卽下詔拜韋玄成爲淮陽中尉。

讀者試想宣帝此策如何能醒悟淮陽王。原來宣帝本恐淮陽王與太子爽爭奪帝位。以致兄弟不和。生出禍亂。特地尋一讓國於兄之韋玄成。作爲榜樣。說起韋玄成乃丞相韋賢之少子。自少好學。能修父業。爲人謙讓下士。每值乘車出外。遇見相識之人。步行路上。玄成立命停車。喚下從者。力邀其人士車。問以去處。送之前往。平日接見人客。對於貧賤之人。尤加禮貌。以此名譽日廣。由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此時其父韋賢爲丞相。封扶陽侯。年老致仕。生有四子。長子韋方山早死。次子韋弘。三子韋舜。玄成算

是最小。韋賢原定自己死後由韋弘承襲侯爵。卻因韋弘官爲太常丞。職掌宗廟。管諸陵邑。事務既繁。責任又重。容易得罪。深恐將來有礙襲爵。因令其自行告病辭職。韋弘知得其父意思。暗想道。我今若遵從父命棄官。顯見得我欲代父爲侯。未免遭人嫌疑。因此不卽辭職。

及韋賢抱病。韋弘竟因宗廟之事。被繫獄中。罪名未決。族中人等見韋賢年老病重。料其不起。韋弘犯罪。勢難承襲。尙有韋舜、韋玄成。應以何人爲嗣。須得韋賢主意。便來詢問韋賢。韋賢病中聞說。韋弘坐罪下獄。不得爲嗣。心中甚以爲恨。今見族人來問。默然不答。於是韋賢門生博士義倩等。與韋賢宗族商議。假託韋賢命令。使家丞上書有司。請以大河都尉玄成承韋賢之後。不久韋賢病死。玄成在任。聞訃奔喪。聞知自己當襲父爵。心料必非其父本意。

遂假作癡狂。臥牀不起。有時胡言亂笑。不肯應召。襲爵。大鴻臚。遂將此事奏聞宣帝。宣帝下詔丞相御史查驗。

韋玄成素有名聲。自從此事轟傳於外。一時議論多疑他意。欲讓國於兄。所以假裝瘋病。於是奉命查驗之。丞相史遂作書勸諭玄成。玄成得書。仍置不理。丞相御史無法。遂上書劾奏玄成。實未抱病。假作癡狂。旁有玄成故人官爲侍郎。心恐玄成因此得罪。乃上疏道。聖王貴重禮讓。宜優待玄成。勿屈其志。宣帝見奏。下詔丞相御史勿庸劾奏。帶領玄成入朝拜爵。玄成不得已只好受爵。宣帝甚重玄成。能讓拜爲河南太守。並赦其兄韋弘之罪。拜爲泰山都尉。神爵四年。又召玄成入京。拜未央衛尉。調爲太常。五鳳四年。楊惲被誅。玄成因與楊惲交好。連坐免官。到了甘露元年。又召拜爲淮陽中尉。

此時淮陽王劉欽尙在長安未曾就國。韋玄成雖然拜官也未到任。宣帝因其深通經術。遂命其與諸儒生在石渠閣講論五經異同。直到宣帝駕崩。方隨淮陽王赴國。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六回

馮夫人錦車持節

烏孫主晚歲歸朝

話說當日匈奴呼韓邪旣已來朝。西域亦皆平靜。說起西域諸國之中。烏孫算是強大。自從本始三年進攻匈奴大獲勝利之後。匈奴國勢日弱。烏孫遂得無事。元康二年烏孫昆彌翁歸靡託常惠上書宣帝。請以公主所生之子元貴靡爲嗣。此公主卽楚王戊孫女。名解憂。本嫁烏孫前昆彌岑陁。岑陁先娶胡婦。生子名爲泥靡。岑陁早死。泥靡尙幼。遺命以國讓與叔父大祿之子翁歸靡。約俟泥靡年長。仍使爲嗣。翁歸靡旣立爲昆彌。復娶公主解憂。生三男。

兩女。元貴靡卽其長子。此時昆彌翁歸靡年老。竟違背岑陬之約。欲立其子。心想元貴靡是漢家外孫。必得朝廷應允。又替元貴靡求婚公主。願以馬騾各一千匹作爲聘禮。宣帝得書發交羣臣會議。蕭望之進前諫道。烏孫遠隔絕域。反覆無信。願陛下勿許。宣帝因見烏孫新破匈奴。立有大功。且從前已與和親。不欲斷絕舊好。遂不聽望之之言。許其和親。遣使者前往烏孫。迎取聘禮。於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及太子元貴靡與左右大將都尉。皆遣使者前來中國。迎娶公主。計一行共有三百餘人。宣帝聞信乃拜公主解憂之姪女相夫爲公主。並設置官屬侍御等百餘人。先命居住上林苑中。學習烏孫言語。一面擇定吉日。宣帝駕臨平樂觀。大會烏孫來使。並招集各國君長。張樂宴飲。遣之回國。一面使長羅侯光祿大夫常惠護送公主起行。

常惠等一行人馬護送公主到了燉煌。正擬安排出塞。忽得探報。說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已死。烏孫大臣卻依岑陬舊約。共立泥靡爲昆彌。號稱狂王。常惠見事勢已變。急奏聞宣帝。請將公主留在燉煌。自己馳至烏孫。責其背約不立元貴靡之罪。宣帝見奏。又召公卿會議。蕭望之議道。烏孫既不立元貴靡。不如迎還公主。宣帝依言。遂命常惠仍送公主回京。

烏孫狂王旣立。復以公主解憂爲妻。生一子。名爲鴟靡。狂王爲人暴虐無道。人心不服。又與公主失和。過了一時。適值宣帝遣衛司馬魏和意衛候任昌送還烏孫侍子。魏和意等到了烏孫。入見公主。解憂公主告說狂王暴虐。失了衆心。誅之不難。和意遂與任昌商議。排設筵宴。請狂王前來飲酒。狂王不知。慨然到來。待到酒闌席散。魏和意乘其不備。密令衛士拔劍往刺狂王。衛士奉命。魯莽

向前。一劍砍去。狂王雖然受傷。卻不曾中他要害。狂王出其不意。喫了一驚。連忙逃出。跨上馬匹。連加幾鞭。如飛而去。魏和意見事不成。只得向烏孫各大臣宣布狂王罪狀。並述自己係奉漢廷諭意。前來行誅。烏孫各大臣素恨狂王。聞言皆諾諾連聲。並無他說。卻有狂王前娶胡婦所生之子名細沈瘦。聞說其父被刺受傷。逃出都城。急召集兵隊前來報仇。魏和意得報。遂與烏孫大臣商議。發兵守城。過了數日。細沈瘦果然領兵到來。將一座赤谷都城團圍住。四面攻打。

此時西域都護安遠侯鄭吉。就西域適中地方之烏壘城。

今新疆輪臺縣

北之東

建立幕府。頒行漢廷號令。鎮撫諸國。威信久著。今聞公主與

使者被困於赤谷城。遂調各國兵隊往救。烏壘城離烏孫國都約一千七百餘里。又兼各國兵隊調集往來。未免多費時日。及至鄭

吉領兵到了赤谷城下。城中已被圍數月。危困異常。幸得拚命死守。未被擊破。細沈瘦見鄭吉兵勢強盛。不敢迎敵。方引兵解圍而去。鄭吉將此事奏聞宣帝。宣帝乃遣中郎將張遵車騎將軍長史張翁副使季都齎持醫藥並金帛前往醫治狂王。並加撫慰。又命張遵將魏和意任昌二人鎖挈解京。留長史張翁查究公主與使者謀殺狂王情形。副使季都帶領醫生診治狂王傷口。張遵到了烏孫。傳達使命已畢。卽押解魏和意任昌到了長安。宣帝命將二人斬首。

讀者須知魏和意任昌謀殺狂王。原係宣帝之意。只因他不能殺得狂王。貽誤事機。所以將他斬首。表面上卻說是辦他擅行謀殺國王之罪。至是又命張遵等前往撫慰查辦。不過敷衍門面而已。偏遇張翁不知宣帝之意。便要認真查辦。向著公主解憂嚴加詰

問。公主只是不肯承認。叩頭謝過。張翁見問不出口供。一時性起。竟用手抓住公主頭髮。大罵一頓。公主羞忿異常。便寫成一書。遣人前往長安。奏知宣帝。隨後張翁回京。宣帝因他不應凌辱公主。并將張翁斬首。更有副使季都領著醫生。專心調治狂王。狂王傷處既愈。便遣季都回國。自己親領十餘人騎馬相送。季都回報宣帝。宣帝怒道。汝在烏孫許久。也應知得狂王罪惡當誅。吾命汝在彼擔閣。正要汝趁便下手殺死狂王。汝今竟認真將他治愈。是何緣故。說罷。遂命發交有司辦罪。有司遂將季都判成宮刑。總計前後使者五人。四人得罪。只有張遵一人得保無事。

烏孫狂王傷處雖然治愈。不久卻又殺。先是烏孫昆彌翁歸靡娶有胡婦生子名烏就屠。當狂王被刺時。烏就屠聞信大驚。遂與烏孫諸翁侯逃往北山。

烏即天孫

之山在北

居住。遣人探聽消息。方知公

主與漢使謀殺狂王未成。烏就屠因此生心欲奪王位。遂想得一計。密遣心腹在外散布流言。說他母家匈奴有兵到來。助己得國。各地人民聞說。信以爲實。爭來歸附。烏就屠人衆既多。於是乘機將狂王殺死。自立爲昆彌。宣帝聞知。立命破羌將軍辛武賢領兵萬餘人駐紮燉煌。預備進討其擅殺之罪。時甘露元年也。當日都護鄭吉見大兵往征烏孫。道路遙遠。進討不易。不如遣人往說烏就屠令其歸降。可免費事。但須得烏就屠親信之人進言。方能動聽。鄭吉尋思良久。忽然想得一人。遂遣使往告其人。令其依言行事。

此人是誰。原來卻是中國古代一個女外交家。姓馮名嫫。丁音本爲公主。解憂侍兒。隨同公主到了烏孫。嫁與烏孫右大將爲妻。公主因其善書。且熟習西域諸國情形。曾命爲使者。持節前往諸國。頒

行賞賜。甚得諸國敬信。號爲馮夫人。鄭吉知烏孫右大將與烏就屠交情甚密。遂遣人密令馮夫人往說烏就屠來降。此時長羅侯常惠已奉宣帝之命。領兵到了烏孫國都赤谷城。烏就屠尙在北山。馮夫人奉鄭吉之命。親往北山。面見烏就屠。告說漢已出兵。衆寡不敵。必遭屠滅。不如及早投降。烏就屠見說。心中恐懼。便對馮夫人說道。但求漢朝與我一個小位號。我便投降。馮夫人依言回報鄭吉。鄭吉奏聞宣帝。宣帝見奏。心想一個婦女。竟能辦理外交事務。甚覺奇異。心中也想一見其人。遂下詔召馮夫人來京面見。詳加詢問。馮夫人一一對答。宣帝見馮嬖確有才幹。遂命爲使者。前往招撫烏就屠。又命謁者竺次期門甘延壽爲副使。與馮夫人一同前往。

馮夫人奉了宣帝之命。身坐錦車。手持漢節。一行人簇擁到了烏

孫直往北山。召烏就屠前往赤谷都城。長羅侯常惠處聽詔。常惠宣讀詔書。立元貴靡爲大昆彌。烏就屠爲小昆彌。皆賜印綬。並爲之分別人戶地界。由此烏孫不啻分爲兩國。

過了二年。是爲甘露三年。烏孫大昆彌元貴靡身死。其子星靡嗣立。公主解憂年將七十。思歸中國。上書願乞骸骨葬漢地。宣帝見書。心生憐憫。遂遣使往迎公主回漢。公主帶同孫男女三人回到長安。宣帝命照公主例看待。賜以田宅奴婢。又過兩年。公主身死。葬於長安。三孫遂留居中國。守其墳墓。馮夫人當公主回時。也就隨同歸國。後來公主已死。馮夫人聞說烏孫大昆彌星靡爲人懦弱。恐被小昆彌吞併。遂上書朝廷。願出使烏孫。鎮撫星靡。朝廷准奏。遣兵百人。護送馮夫人前往烏孫。後來星靡竟賴馮夫人之力。得以保全。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七回 宣帝崩御立嗣君 史高爭權結宦豎

話說黃龍元年冬十二月。宣帝因病駕崩於未央宮。計宣帝自十

八歲卽位。在位二十五年。本始四地節四元康四神爵享年四十

三歲。葬於杜陵。論起宣帝爲人。自幼遭逢患難。生長民間。深知政

治弊害。人民疾苦。卽位之後。勵精圖治。性喜法律。信賞必罰。綜核

名實。一時循吏稱盛。治化大興。萬民樂業。又值匈奴衰弱。單于來

朝。西域向風。羌戎平定。故史家稱爲漢代中興之主。惟是用法過

嚴。大臣多死。縱容許史。外戚始得專權。信任弘恭石顯。宦官逐漸

得勢。兩漢亡國之禍。皆由宣帝一人開端。未免爲君德之累。唐人

李商隱有詩詠宣帝道。

天上眞龍種。人間武帝孫。小來惟射獵。興罷得乾坤。渭水天開

苑。咸陽地獻原。英靈殊未已。丁傅漸華軒。

當日宣帝病重。心恐太子爽懦弱。不能獨理政務。便做照武帝故事。拜史高爲大司馬車騎將軍。蕭望之爲前將軍。周堪爲光祿大夫。受遺詔輔政。領尙書事。宣帝駕崩。史高等遂奉太子爽卽位。是爲元帝。時年二十六歲。尊上官皇太后爲太皇太后。王皇后爲皇太后。立妃王氏爲皇后。子鶩爲皇太子。王皇后名政君。祖父王賀。本齊國人。武帝時爲繡衣御史。逐捕盜賊。同時奉使之人如范昆。暴勝之等。皆以斬殺立威。大郡地方。死者至萬餘人。惟有王賀一人。專務寬縱。甚少誅戮。武帝怒其不能稱職。卽將王賀免官。王賀歎道。吾聞救活千人者。子孫有封。今吾已活萬餘人。後世當能興盛。

王賀免官之後。回到原籍東平陵。

歷在城今縣山東

居住。卻遇東平陵人

終氏與之有怨。王賀恐爲所害。遂帶同妻子遷居魏郡元城。

直在今

大名縣

委粟里。被舉爲三老。甚有德化。魏郡人感之。當日元城有一
老人。號建公。曾對人說道。春秋魯僖公時。沙麓崩。晉史官卜得一
卦。道陰爲陽。雄土火相乘。故沙麓崩。此後過六百四十五年。有聖
女出世。當爲齊之田氏。今元城郭東有五鹿之墟。卽沙鹿地。王翁
孺。字王賀本齊田氏之後。移居正當其地。約計過此八十年。恰滿六
百四十五年。當有貴女興於天下。建公說此語時。衆人尙未肯信。
誰知後來果然應驗。

王賀生子名禁。字稚君。自少往長安學習法律。爲廷尉史。王禁爲
人懷有大志。性好酒色。不修邊幅。娶妾甚多。生有八男四女。長子
名鳳。字孝卿。次子名曼。字元卿。三子名譚。字子元。四子名崇。字少
子。五子名商。字子夏。六子名立。字子叔。七子名根。字稚卿。八子名
逢時。字季卿。長女名君俠。次女名政君。三女名君力。四女名君弟。

內唯王鳳、王崇及政君三人爲嫡妻。李氏所出。李氏當懷孕政君時。忽夢月入其懷。及年長成。性情柔順。曾許字兩次。未嫁而其夫忽死。後趙王聘政君爲姬。未入宮。王又病死。此時李氏因妒忌與王禁離婚。改嫁爲河內苟賓之妻。王禁見政君屢次許嫁。不能成事。心中覺得奇怪。適有清河人南宮大有精於看相。素與王禁交好。王禁便請其一看政君之相。大有看見政君。不覺大驚。急向王禁舉手作賀道。令女當貴爲天下之母。王禁聽說十分相信。心中暗自歡喜。便教政君讀書彈琴。宣帝五鳳時。政君年已十八歲。王禁便將他裝飾獻入後宮。

政君在掖庭過了年餘。恰值太子爽平日所最寵愛之司馬良娣。司馬良娣乃太子後宮位號病重將死。對太子道。妾死非關天命。皆由太子後宮人等見妾得寵。俱懷妒忌。暗中將妾咒詛。以致如此。太子爽

見良娣病到垂危。十分憐惜。又聽他如此訴說。心中信以爲實。到得司馬良娣死後。太子爽悲憤成病。終日忽忽不樂。責罵後宮諸人。說他害死良娣。一概不許進見。事爲宣帝所聞。因恐太子悶損身體。便示意王皇后。令其選擇後宮宮女數人。賜與太子以悅其意。王皇后依言。便在後宮中選得宮女五人。預備太子來見時。聽其自行擇取。恰好王政君卻在被選五人之內。

一日太子入宮朝見皇后。皇后便喚出五人。排立御前。暗遣女官詢問太子。意中欲得何人。太子一心悲痛良娣。更無心事娛樂聲色。聞言之下。略將五人看了一遍。覺得並無合意之人。但因此是皇后一番好意。不敢違拗。只得勉強應道。中有一人可取。究竟看中何人。自己也說不出。此時王政君所立之處。正與太子相近。又身著絳邊大袿衣飾。與衆不同。女官遂以爲他是太子看中之人。

奏聞皇后。皇后卽命侍中杜輔掖廷令濁賢同送王政君入太子宮中。太子回宮之後。召見政君於丙殿。遂得進幸。說起太子後宮原有姬妾不下十餘人。得幸久者七八年。皆未有子。獨政君侍寢一次。便卽懷孕在身。甘露三年生一子於甲觀畫堂。算是嫡長皇孫。宣帝愛之。取名曰鶩。常置左右。至是元帝卽位。立爲太子。政君遂爲皇后。封皇后父王禁爲陽平侯。

元帝卽位之後。大司馬車騎將軍史高以外戚總領尙書事務。蕭望之與周堪二人爲副。望之前爲太子太傅。周堪爲少傅。二人旣是師傅。自蒙元帝寵任。不時進見。陳述治道。蕭望之又與周堪選取宗室中學問道德兼備之劉更生。薦爲給事中。與侍中金敞並在左右。四人同心輔政。勸導元帝遵守古制。多見聽從。其時朝廷也就清平無事。

誰知過了年餘。忽然發生變故。只因當日同受遺詔輔政之人。除蕭望之周堪外。尚有史高一人。史高字君仲。乃史恭之子。宣帝少時曾寄養其家。及卽位之後。史氏與許氏同屬外戚。宣帝念其舊恩。看待甚厚。於是許史兩家子弟一向放縱不法。皆由宣帝平日過於寵任之故。如今史高得拜大司馬。受詔輔政。自以爲身居霍光地位。遇事當由己主張。偏遇蕭望之張堪二人皆是名儒。通達治體。史高雖位居其上。學問材識不及二人。自然相形見絀。一切政事。皆由二人議決。史高不過隨同畫押。毫無實權。因此心中不悅。漸與二人結下嫌隙。又見二人多所薦舉。並得任用給事。內廷聯爲一氣。自己勢成孤立。遂也想得二人暗地與之聯絡。以爲抵制之法。

此二人是誰。原來皆是宦官。一爲沛郡人。姓弘。名恭。一爲濟南人。

姓石名顯。二人少時因事受了宮刑。入宮爲中黃門。其時正值霍山領尙書事。宣帝恐其專權。遇有外來文書。便命宦官取入閱看。自行批發。並不告知中書。弘恭石顯常奉命傳達章奏。及霍氏滅後。宣帝遂用二人爲中尙書。當日宣帝爲政。專依法令辦事。不甚信從儒術。弘恭熟悉法令。擅長章奏。宣帝遂拜弘恭爲中書令。石顯爲僕射。是爲漢朝宦官干政之始。但因宣帝爲人精明。御下甚嚴。而且事必躬親。權不旁落。所以二人雖然久掌樞機。卻也不敢十分作弊。

及至元帝卽位。其始信任儒生。每遇會議政事。蕭望之等多主張採用古制。不依法令。弘恭石顯但知援引成例。與望之等議論不合。元帝往往聽從望之之議。史高知弘恭石顯所議不用。必然怨恨望之。遂與二人深相交結。彼此暗通消息。遇事互相援助。望之

素知弘恭石顯生性好邪。便欲趁勢將他驅除。一日望之入見元帝。奏道。中書爲政事根本之地。宜選賢明之人。自武帝時因常在後宮遊樂宴飲。任用士人傳達政事。覺得不便。所以參用宦官。究竟不是國家舊制。而且違背古代不近刑人之義。應請將中書宦官悉數罷去。改用士人。元帝見奏。自以卽位未久。不便變更舊制。乃發交羣臣會議。於是史高弘恭石顯聞信。急結合在朝一班黨羽。反對此議。元帝生性本來優游不斷。又見衆意不同。便將此事作罷。由此史高弘恭石顯深怨望之。乃相聚計議道。可恨蕭望之竟想排斥我輩。若不將他除去。安能保全祿位。但他正在得寵之際。又苦無隙可乘。不如先設法將劉更生調爲外朝官吏。剪其羽翼。然後算計除他。計議既定。恰好當日宗正缺出。三人便在元帝面前合力保奏劉更生出爲宗正。論起宗正官列九卿之一。自比

給事中尊貴。但給事中乃是內朝之官。出入宮禁。日在帝旁。預參謀議。地位親密。宗正係外朝之官。專管宗室事務。反不及給事中之得勢。三人既將更生調出。便又算計除去望之。果然不久竟如其願。

先是蕭望之與周堪屢次向元帝保薦名儒茂材。以備補充諫官之職。時有會稽人鄭朋。遊學長安。意欲謀得一官半職。因見望之秉政。便欲投其門下。希望進用。但苦無人引進。一日忽然想得一計。便向闕下上書。書中告發車騎將軍史高。分遣賓客前往各郡國營求賄賂。又備言許史二家子弟種種罪過。原來鄭朋探得蕭望之周堪與許史不睦。因欲藉此迎合。此奏既上。元帝發交周堪閱看。周堪看了一遍。正合其意。便以爲鄭朋是個好人。奏請元帝令鄭朋侍詔於金馬門。

鄭朋既爲待詔。知係周堪所薦。心想望之與周堪志同道合。知我上了此奏。意中自然贊同。我今前往謁見。諒不至被他拒絕。又轉念自己冒昧前往。不免被其看輕。不如先致一書。探其意旨。於是寫成一書。遣人送到前將軍府中。望之得書。拆開一看。知是前日告發許史之人。又見書中措詞。頗爲得體。便命請來相見。來人回報鄭朋。鄭朋如言到來。望之推誠接待。禮意殷勤。鄭朋喜出望外。從此常常對人稱述望之如何好處。許史如何不好。意欲討好望之。升他官職。在蕭望之原也。有意提拔鄭朋。無如鄭朋爲人品行不端。過了一時。竟被蕭望之查出許多劣跡。心生嫌惡。以後每遇鄭朋到來。立即謝絕。不與相見。便連張堪也知鄭朋是個小人。深悔從前不該將他保薦。

鄭朋雖被望之拒絕。心中尙希望周堪替他引進。誰知一日忽聞

說大司農史李宮拜爲黃門郎。事後查知乃係周堪保奏。鄭朋不覺大怒。原來李宮與鄭朋同爲待詔。今周堪獨薦李宮。不薦鄭朋。鄭朋自知無望。因此怒從心起。便想投入許史門下。報此仇恨。未知鄭朋如何算計。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八回 許史爭權進宵小 恭顯定計陷忠良

話說鄭朋因被蕭望之周堪謝絕不理。不怪自己品行不端。反怪二人無情。因獨自計議道。我枉費一番精神。替他二人出力。原希望得些好處。誰知並不討好。追悔當初不該投入二人門下。眼看得絕無希望。不如從速變計。惟是變計也有難處。屈指在朝權貴。除卻蕭周二人。便要算到許史。此外更無他人。但我前曾詣闕上書。並屢次當衆訴說許史種種罪惡。弄得盡人皆知。如今忽然改換面目。轉求親附。不特許史懷恨不納。卽我自身亦覺不便。此事

如何是好。鄭朋沈思良久。忽得一計。不禁拍案叫道。須是如此如此。既可遮掩前事。又可藉此出氣。於是鄭朋暗中尋訪許史兩家用事之人。與之深相交結。尋便託其引進。果被許史收納。讀者試想許史兩家既被鄭朋指斥。自然將他當作仇人。何以反肯收留門下。原來鄭朋初見許史之時。許史也曾問起何故上書告他。鄭朋便將此事一起推在周堪劉更生二人身上。因說道。我是關東之人。初次來到長安。何曾知得朝中大臣許多事故。皆由周堪劉更生教我。我一時未及細察。便依他言語詣闕上書。後來細查實情。方知被人愚弄。悔已無及。故特親來謝罪。如蒙收錄。情願竭力報答。以贖前愆。許史二家聽了鄭朋一片花言巧語。也就深信不疑。因許替他薦引。遂有侍中許章入見元帝。力薦鄭朋。元帝卽命召見。鄭朋既見元帝。得意洋洋。便在外揚言道。我得見主

上面奏前將軍蕭望之小過五大罪一。當日并有中書令在旁親聞我言。遂有人將鄭朋言語報知蕭望之。

蕭望之聞說鄭朋在帝前進讒。心中尙未深信。因鄭朋有中書令在旁親聞之語。便來尋弘恭石顯。問以鄭朋見帝是否有此言語。弘恭石顯只得據實對答。蕭望之既去之後。弘恭便與石顯商議道。望之聞知有人告他。必向主上辯明。主上若將此案發交我二人查辦。我輩便可從中設法構成罪名。將他除去。但是此案已經鄭朋揚言。我輩在旁聞知。主上或疑我輩與之有關。另交他人查辦。不由我輩主持。便難如願。爲今之計。應趁望之未及辯明之先。再興一獄。使之迅雷不及掩耳。或可得手。二人商議已定。又恐鄭朋一人言語尙難取信。因又想出一人。乃是待詔華龍。於是密喚鄭朋華龍二人到來。囑咐一過。二人奉命自去辦事。

說起華龍當日在宣帝時。因有文才。被召與劉更生張子僑等一同待詔金馬門。他人皆得升官。獨有華龍爲人卑鄙齷齪。所以一向沈滯。華龍也想倚傍周堪。尋人替他介紹。無如周堪久知華龍聲名狼籍。一徑謝絕不納。華龍尋思無法。恰遇鄭朋與之同官。又正在不得意之時。彼此遂結爲密友。至是二人奉了弘恭石顯之命。知是機會到來。趁此可望升進。心中十分高興。連忙寫成一書。書中說是蕭望之與周堪劉更生祕密計議。意欲罷免車騎將軍史高。離間許史諸人。書既寫成。便等到蕭望之出外休沐之日。詣闕奏聞。元帝得書果然發交弘恭石顯。令向望之查問有無此事。弘恭石顯奉命查問望之。望之便直對道。在朝外戚。往往驕奢淫佚。臣謀除之。原欲匡正國家。並非懷有私意。弘恭石顯見望之直認不諱。正墮其計。遂也不與多言。一直回報宣帝。備述望之言語。

因劾奏道。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結爲朋黨。互相稱舉。屢次讒訴大臣。毀離親戚。意欲專擅權勢。爲臣不忠。誣上不道。請卽召致廷尉。原來元帝卽位未久。並不知召致廷尉。卽是下獄。卻以爲不過是召交廷尉處詰責。遂卽依議而行。於是蕭望之。周堪。劉更生等竟被冤枉下獄。時元初二年春正月也。過了數日。元帝忽記周堪。劉向多日未見。尙怪他何故不朝。便命往召二人。左右奏說二人已皆下獄。元帝聽說不覺大驚。急問其故。弘恭。石顯便答是係經奏准施行。元帝道汝等當日但請召致廷尉。豈不是單交廷尉詰問。又未曾說出下獄。何以竟將他送入獄中。弘恭。石顯聽了連忙俯伏在地。免冠叩頭謝過。也不爭辯一語。元帝見二人賠個小心。便又不忍責備。但說道。放他三人出獄。照舊視事。弘恭。石顯只得奉命唯唯退出。

弘恭石顯退至外廷。祕密議道。我等用盡心機。設下計策。方得將此輩下入獄中。今主上下令放出。仍復舊職。我等前功盡廢。而且此輩既出。心中懷恨。必然算計報復。難保將來不反受其禍。但我等新受主上詰責。未敢上言諫阻。須請車騎將軍入見主上。如此如此。進說一番。或可望主上依允。二人計議已定。遂遣人往請史高到來。附耳說了一遍。史高立即入見元帝說道。陛下即位未久。未有德化聞於天下。便先將師傅及九卿大夫下獄考驗。今又無故將其放出。使之照前供職。賞罰不定。未免惹人議論。臣意不如趁此將諸人免官。也可遮掩過失。元帝聽說。心想史高所言果然不錯。遂下詔將蕭望之。周堪。劉更生。免爲庶人。擢鄭朋爲黃門郎。弘恭。石顯。史高。見其計得行。心中自然歡喜。

讀者試想元帝身爲太子十餘年。對於國政平日也應留意。乃竟

不知召致廷尉。便是下獄。已算昏憤糊塗。及至發覺之後。明知作事過誤。被人捉弄。急應赦出三人。並將弘恭石顯等治罪。也可補過。誰知反聽史高之言。免了三人官職。但圖遮掩已過。作事顛倒。更屬可笑。總之元帝生性闇弱。作事游移。毫無主見。容易受人蒙惑。此次將蕭望之等免官。原非出自本意。不過臨事寡斷。便爲他人言語所動。心中明知三人之賢。事後也就追悔。事有湊巧。蕭望之等三人既已免官。是年三月地忽大震。到了夏日太史又奏有客星見於昴宿與卷舌名星之間。元帝見地震星變。心中恐懼。加以自卽位以來。關東連年遇災。人民窮困。流亡入關。於是上書言事之人多說是大臣不職所致。因此元帝每當朝會時。引見丞相及御史大夫。屢加責備。此時于定國爲丞相。陳萬年爲御史大夫。被責恐懼。便想告退。元帝見公卿多不稱職。因想起蕭望之等三人。

是年冬十月先下詔稱美蕭望之。說他傅相有功。封爲關內侯。食邑六百戶。拜爲給事中。每遇朔望入朝。位列將軍之下。又召周堪。劉更生。意欲拜爲諫大夫。弘、恭、石顯見三人又復起用。恐其得勢。與己爲難。遂與史高密議。力勸元帝。但拜二人爲中郎。元帝旣再用蕭望之。甚加器重。意欲使爲丞相。弘、恭、石顯及詐史等見此情形。無不側目。劉更生心知諸人怨恨望之。必然設計陷害。深恐元帝聽信讒言。望之又被排斥。意欲上書感悟元帝。卻因自己前被劾奏。說與望之結爲朋黨。如今不便再言。於是囑託外家親戚。令其上書元帝。書中說是地震都爲弘、恭諸人。請罷免弘、恭、石顯。進用望之。以答災變等語。偏是此書不上。還可。旣上之後。卻又惹出禍來。當日各處上書皆歸中書。先行閱看。此書旣上之後。弘、恭、石顯見了。便疑是劉更生主使。於是帶了書來。奏元帝。請

派人查驗虛實。元帝依言辦理。於是召到上書人再三詰問。上書人隱瞞不住。只得供是更生教他。元帝遂命捕更生下獄。發交太子太傅韋玄成諫大夫貢禹與廷尉一同審問。韋玄成等將案訊明。遂劾奏劉更生前爲九卿。與望之周堪謀除車騎將軍及許史各侍中。離間親戚。獨專政權。爲臣不忠。幸未伏辜。復蒙召用。不悔前過。又教人上書。實屬誣罔不道。元帝下詔免更生爲庶人。誰知一波未平。一波復起。蕭望之因見元帝復行召用。知得前次無故免官。並非帝意。皆由弘恭石顯許史等播弄而成。因此心中不甘。又念自己受此冤屈。若不申訴明白。將來彼等又將藉詞毀謗。望之想罷。遂令其子蕭伋上書。告說其父前次無辜被黜。請求昭雪。元帝見奏。發交羣臣會議。弘恭石顯又串通許史。結合朝臣與望之反對。朝臣皆畏許史恭顯權勢。只得隨從附和。遂覆奏道。

望之前與周堪劉更生密謀除去許史所犯之罪。自己供認不諱。並非有人讒譖。今忽教子上書。訴說無辜。有失大臣之禮。罪犯不敬。應請逮捕下獄。元帝看了覆奏。沈吟不語。

弘恭石顯知得蕭望之素尚氣節。不肯受辱。前次係召到廷尉。騙他下獄。他事前並不聞知。及至臨時。迫於無奈。只得容忍。今若用明詔迫他下獄。他必尋個自盡。我輩也好斬草除根。免貽後患。但主上意思必不肯將他下獄。須趁此進言促成其事。二人計議已定。遂從旁進言道。望之前爲將軍輔政。意欲排退外戚。由他一人專權。僥倖免罪。又賜爵邑。預聞政事。不知悔過。卻懷怨望。教子上書。歸惡於上。自恃曾爲師傅。終不坐罪。非將望之下入獄中。息其怏怏之心。不顯得朝廷之寬厚。元帝見說。答道。蕭太傅素性剛強。安肯下獄。弘恭石顯齊聲道。望之所坐言語薄罪。自料不至有性。

命之憂。豈肯便行自殺。元帝聽了。方始批准。石顯便將批准之奏封好。交與謁者。令其往召望之。親手付與閱看。一面又令太常速發執金吾車騎。將望之居屋團團圍住。當日望之正在家中。忽報人馬洶洶來圍第宅。一家人等盡皆驚惶。不久使者到來。命召望之出來受詔。望之見此情形。自知不妙。便欲尋死。其妻見了。連忙阻住道。此種舉動。必非出自主上之意。不妨稍爲忍耐。望之聽說。心中不決。走到外邊。問其門生朱雲。朱雲乃魯國人。身長八尺餘。容貌魁梧。兼有膂力。少時性好游俠。結交一班少年。曾將身替人報仇。年至四十。方始發憤讀書。從博士白子友受易經。又從望之受論語。皆能精通。爲人倜儻。最講氣節。今因望之來問。遂勸望之自殺。望之聽朱雲所言。與己見相合。乃仰天歎道。吾曾爲將相。年過六十。今年老入獄。貪求生活。未免卑鄙。說罷。便呼朱雲之字道。



游之游字朱雲速和
藥來。勿耽誤我
死。朱雲依言。便
將鴆酒一杯進
上。望之舉杯飲
盡。不久毒發而
死。使者在外交
候。望之不出。正
在連聲催促。忽
報望之已死。使
者入內驗明。只
得回報元帝。

元帝坐在宮中。等候使者覆命。時值正午。太官進上御膳。元帝方欲舉箸。忽見使者回來。神色慌張。元帝便知有異。急問如何。使者備言望之自盡。元帝聽說大驚。連連搖手道。我早疑其不肯入獄。果然殺吾賢傅。說罷不禁失聲痛哭。連飲食也不能進。便命太官撤去御膳。左右見元帝如此傷心。都不免落下幾點眼淚。元帝哭了一場。心想此事皆由弘恭石顯二人主意。累我迫死師傅。想到此處。不禁大怒。便命左右召到弘恭石顯二人。厲聲責備道。汝等力說無礙。並不從長計議。今果如何。二人聞知望之已死。心中正自暗喜。又早料必受元帝責備。但求其計得行。事已過去。諒不至將他抵罪。因此不但毫無憂慮。反覺揚揚得意。今見元帝發怒。便假作驚惶之狀。免冠伏地。連連叩頭。元帝起初本欲加罪二人。後見其如此情形。心中又覺不忍。過了片刻。方將二人喝退。有司奏

道。蕭望之有罪而死。應請將爵邑開除。元帝明知望之冤枉。下詔仍令望之長子蕭伋襲爵關內侯。元帝追念望之。每遇歲時。必遣使者往祭其墓。遂升周堪爲光祿勳。並以周堪弟子張猛爲光祿大夫。給事中。甚見信任。弘恭石顯畏懼二人。又想設計除之。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

第一百五十九回

結貢禹石顯邀名

逐周堪元帝被惑

話說蕭望之既被弘恭石顯設計逼死。不久弘恭亦得病而死。元帝遂以石顯爲中書令。石顯爲人奸巧機變。能於事前探取元帝意思。百端迎合。以此深得寵愛。如今弘恭既死。石顯得升爲中書令。獨掌樞機。便也想收買人心。博取名譽。當日蕭望之本是名儒。深得人望。一旦無辜枉死。一班學士大夫。無不悼惜。知被弘恭石顯陷害。衆心不服。以此議論紛紛。石顯聞得此信。心中也覺憂慮。

暗想主上素來敬重儒生。我是一個宦官。素爲清議所輕看。如今衆口一辭。都說我與弘恭逼死望之。弘恭旣死。便歸罪於我一人。若不及早將此惡名洗刷一番。必難保全祿位。但是望之已死。卻用何法補救。石顯沈思片晌。忽得一計。也不告知他人。暗中自去行事。

讀者試想石顯所用何計。原來石顯之意。明知望之被已逼死。縱使極口辯白。無人肯信。不如用聲東擊西之法。尙可遮掩他人耳目。恰好此時朝中有一諫大夫貢禹。乃是著名儒生。石顯一向並不認識。乃先使人致其仰慕之意。然後備下厚禮。親身來拜。貢禹卻不過情面。只得與他往來。石顯假作十分殷勤。竟買得貢禹歡心。石顯又在元帝面前極力保薦貢禹。遂由諫大夫累升光祿大夫長信少府。到了元光五年六月。御史大夫陳萬年病死。貢禹遂

爲御史大夫。元帝素重貢禹，問以政事。貢禹前後上書數十次，力勸元帝崇尚節儉。元帝頗採其言，但因與石顯交好，且畏其權勢，不敢言其過失。此時身爲御史，年紀已老，不過數月，病重而死。時年已八十餘矣。當日一班文人學士見石顯敬禮貢禹，無微不至。果然信以爲真。都道他爲人甚好。往日蕭望之之死，都是弘恭所爲。石顯必不至此。

貢禹既死，元帝乃拜薛廣德爲御史大夫。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精通經術，爲蕭望之所重，薦爲博士。廣德爲人韞藉，及爲御史大夫，卻肯直言極諫。當日到任未久，適值永光元年春日，元帝駕幸甘泉，郊祭泰畤，行禮已畢，欲在其地射獵。廣德上書諫阻。元帝准奏，卽日回宮。到了是年秋日，耐祭宗廟，元帝駕出便門。長安城南面，西頭第一欲乘樓船。廣德當著車前，免冠叩首，請車駕從橋而過。元帝不

知其意。未卽允從。因命廣德戴冠。廣德伏地不起。口中說道。陛下不聽臣言。臣當自刎。以血染汗車輪。有犯清潔。陛下不得入廟祭祀矣。元帝聽說。心中不悅。適有光祿大夫張猛。在前先驅。急上前替廣德解說。道。臣聞主聖臣直。乘船危。就橋安。聖主不乘危。御史大夫之言可聽。元帝見說。方纔明白。因答道。說話正該如此。遂命從橋行過。

廣德爲御史大夫。不過數月。元帝以連年水旱。人民流亡。下詔責問三公。於是廣德與丞相于定國。車騎將軍史高。同乞骸骨。元帝各賜安車駟馬黃金六十斤。罷職歸家。廣德回到沛郡。沛郡太守親至境上迎接。人民莫不歎羨。廣德到家後。懸其安車以示子孫。于定國史高。以侯爵就第。其後三人並得壽終。于定國旣免相。元帝遂用韋玄成爲相。復封扶陽侯。先是玄成承襲父爵爲扶陽侯。

後因騎馬至廟門被劾。削爵爲關內侯。及拜丞相仍復父爵。鄒魯之人。因見韋賢。韋玄成父子二人皆由儒生封侯拜相。遂爲之作歌道。

遺子黃金滿籩。不如一經。

韋玄成既代于定國爲相。元帝又以鄭弘爲御史大夫。鄭弘字稚

卿。泰山剛縣。在今山東沂水縣西北人。曾任南陽太守。右扶風。甚有聲名。當

日朝中公卿自丞相韋玄成以下。皆畏石顯之勢。不敢稍逆其意。惟有周堪。生性公正方嚴。自知孤立無助。遇事直陳。不肯委曲。其弟子張猛與之同心輔政。甚得元帝信任。遂招石顯之忌。時在元帝前用言譖毀。此時劉更生被廢家居。因見堪。猛二人用事。希望自己復得進用。又恐元帝聽信讒言。二人終被石顯陷害。遂上書極言時事。其書本係密封。誰知復被石顯看見。由此愈恨更生。更

與許史密謀。驅逐周堪。張猛二人。卻值元光元年夏六月。天氣甚寒。日色青而無光。於是石顯及許史等聯絡朝臣上言。此係周堪張猛二人用事之咎。元帝自從蕭望之死後。一意信任周堪。今見衆口一辭。同聲反對。意中尙是不信。無奈滿朝公卿多半說他不好。單是自己一人替他不平。縱然周堪得保祿位。必被衆人議論。說我有心偏護。須是朝臣之中有人出來說他好處。我便有了助力。不怕衆人議論。元帝想定主意。因記起長安縣令楊興。爲人頗有材能。平日常常稱贊周堪。如今得他一言。可塞衆人之口。於是召到楊興。假意問道。朝臣議論紛紛。爭說光祿勳不好。此是何故。讀者須知元帝此問。原欲楊興說好。偏遇楊興生性狡猾。以爲元帝聽信人言。今已不喜周堪。便欲迎合帝意。因對道。周堪非獨在朝廷不可。卽在鄉里亦不可也。臣前因羣臣劾奏周堪與劉更生

等謀毀骨肉。罪應伏誅。故臣以爲不可誅堪。乃是爲國養恩。元帝接口道。是也。他有何罪。竟至遭誅。爲今之計。應當如何處置。楊興對道。以臣愚見。似宜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勿使管事。主上可不失師傅之恩。此最得計。元帝聽了。默然不語。暗想道。不料連楊興都反對周堪。莫非周堪果然不好。所以犯了衆怒。由此元帝漸疑周堪。正當此時。又有諸葛豐上書劾奏周堪張猛之短。

諸葛豐字少季琅琊人。宣帝時爲侍御史。元帝卽位。擢爲司隸校尉。說起漢時司隸校尉例。得持節逐捕盜賊。糾舉不法。諸葛豐素性剛直。旣拜此職。便遇事雷厲風行。並無遷就。京師吏民皆畏其威。時人爲之語道。『聞何闊。逢諸葛。』元帝喜其公正。下詔加給光祿大夫之俸。諸葛豐感激元帝知遇。對於職務。愈加盡心。其時侍中許章甚得元帝寵幸。倚藉外戚之勢。任意奢淫。不遵法度。適

有門下賓客在外犯事。被諸葛豐捕獲。究問起來。卻牽連到許章身上。諸葛豐寫了奏本。未及奏上。偏是冤家路窄。一日諸葛豐行至半途。忽遇許章乘車由宮內出。諸葛豐望見許章。便如飢鷹餓虎。遇見鳥獸一般。心想不卽此時將他收捕下獄。更待何時。遂命左右將車停駐。舉起手中之節。對著許章說道。可卽下車。誰知許章卻也乖覺。心知諸葛豐不懷好意。分付御者速卽回車。加上一鞭。竟望宮門如飛馳去。諸葛豐心中不捨。喝令左右從後趕去。看看趕到宮門。許章急跳下車。走入宮中。見了元帝。不說自己犯罪。單說諸葛豐矯詔擅捕外戚。臣恐遭其毒手。只得逃入宮中。哀求陛下保全微命。元帝聽說也覺諸葛豐過於專擅。只得安慰許章數語。當日諸葛豐見許章入內。知他必去面訴元帝。遂也將許章罪惡寫成一書奏上。自古道先入之言爲主。元帝已聽許章一面

之詞。便下詔將諸葛豐所持之節收回。從此司隸校尉遂不持節。諸葛豐見元帝偏護外戚。又上書請得入見面陳此事。元帝不許。後遂移諸葛豐爲城門校尉。諸葛豐疑是周堪張猛在元帝前說他短處。至是乃上書訴說二人之短。元帝正因朝臣反對二人。心中不悅。又見諸葛豐之奏。心想他平日常說二人好處。如今失勢。便想藉此報復。殊屬可惡。乃下詔免諸葛豐爲庶人。但是諸葛豐雖然免職。而周堪張猛也就因此貶官。原來元帝本想尋覓數人幫助周堪張猛。不料如楊興諸葛豐等平日稱美周堪張猛之人。到了此時。也就大反前說。元帝弄得無法。遂下詔貶周堪爲河東太守。張猛爲槐里令。從此石顯專擅朝權。無所忌憚。朝中羣臣順之者無不高升。逆之者盡被誅貶。似此勢燄。真是炙手可熱。未知以後如何。且聽下回分解。